

說小俠武

黑夜搬頭記



福記

吉



上海育新書局印行

## 第七回

念佛婆私愆害貞女 趙縣令秉公白案情

說起那位東鄰少年。生性輕浮。見了劉德芳。日夕想念。苦無門路。想到三姑六婆。便於通達內線。今遇念佛婆黃媽來了。格外歡迎。並且要迴避別人耳目。特爲請他到堂樓上去。一老一少。上了堂樓。少年先自坐下。向黃媽說坐着談談。黃媽才敢坐下。凡是這般老媽子。吃素念佛的。真心慈善修行的固是不少。其歹惡的亦復很多。像這黃媽。表面上是個念佛慈祥的老太太。實在比什麼都還惡。借了念佛的假面具。得以出入大小門戶。而惟一的事情。專事于皮條工作。年輕男女。以及怨女曠夫。慝就他的不少。今天東鄰少年特地請他樓上來。黃媽早已心中

明白。笑容滿面。側耳聽着。東鄰少年把看見西鄰女子德芳。及自己心中思慕之忱。詳詳細細。說了個明白。懇求黃媽替他從中拉攏。黃媽極口應承道。這事包在老身身上。必定可以成功。何況少爺這般才貌家世。那有不就之理。少年急道。雖然蒙你如此熱心。只可惜這位劉家小姐。耳聞幼年即許字於本邑吳姓。深恐難了。黃媽道。這到不打緊。只要我憑三寸不爛之舌。說得小姐動心。與少爺會過之後。莫說已經許字給人家。就是已經出嫁了。也不關事。少年聽罷。即捧了雙手。笑呵呵作揖道。多謝多謝。這事全仗大力。請一奏蓮花之舌。早得玉成。則小生之幸。感激不淺也。說着就送了一封銀子。言道些些小意思。請暫時收了。以後事體成了。自當另行重重酬謝。黃媽口中雖客氣着說不消得那。

只手早伸過來接受。穩穩的袋入袋中去了。當下就珍重叮囑了一番分別。且莫說少年日夕想念。及盼望好消息。却說這位馬先生黃媽領了命令。次日即進行工作。手中挾了一個小包裏。來到劉府。與劉太太寒暄了數語。買了些經卷。就上樓來找尋德芳。小姐長小姐短。嘮嘮叨叨。說個不休。德芳向來知道他的爲人。因此不甚切近。今見他嘮叨個不休。又是格外的意。熱情炙。心中老大的疑心。而這黃媽。先談經卷修行等事。以及前因後果。果報等事。慢慢地引到了男女情愛上面來。德芳聽了更覺麻煩。但面子上未能得罪。所以虛與委蛇。黃媽尙當作青春女子。人心皆同。其規正與否。皆是怕羞。於是越說到後來。越說得顯明。劉德芳聽出不是頭道。言語中就下逐客令。黃媽還癡心自想。或者

特意如此。遮遮面子。又翻復說了好一會。說得德芳小姐發怒了。黃媽才收了個沒意思。挾着一個小包裏走出劉府。回家之後。夜間睡都睡不着。想來想去。到是沒有辦法。後來一個主意。想道事雖不成功。也要想個方法出來。嚇他一下。於是裝作沒有其事。隔了二天。又到劉府。先向德芳陪罪道。前天原是老身不是。說說笑話。知道小姐非常規正的。還請不要生氣。只當老身放庇罷了。今天特來煩勞小姐的神。要請你代寫一卷。經別的篇幅長不過。不敢請求。想請小姐代寫一卷心經。未卜小姐能答應否。劉德芳的一手小楷。寫得很秀麗。而且很喜歡寫長寫短。現在黃媽請他寫卷心經。字數不多。所以欣欣然立刻就答應。握管書寫。字字挺秀。行行端正。不到二個鐘點。已是寫好。黃媽千多萬謝。

把心經收藏了。又談了許多好話。卽告別而去。那時因爲時候不早。所以等到了第二天。才懷中揣了劉小姐寫的心經。來到那少年處來。那少年見黃媽來了。卽歡迎上去。拉着坐下。急欲一聽好消息。比及坐下。不待黃媽開口。先問道。拜托的事體。辦得什麼樣了。可有幾分希望。快告訴我聽聽。黃媽答道。今天已有帶來了。少年聽見帶來了。不知帶來了什麼。很覺奇怪。定着眼睛就問。帶來了什麼。黃媽伸手在懷中摸出一個紙包。發開來遞給少年看。少年忙接過來一看。是一篇手寫的心經。要問時。黃媽手指着言道。此乃劉家小姐手筆。寫得一手好字。我千言萬語。說到唇疲舌焦。仍不成就。到也不必說起。沒來還受了一大頓沒趣。事情眼看無希望了。只是這口氣。不可不想法一出。少年聞了此。

語靜聽着不發片語。黃媽又道：「莫說你少爺就是老身也不服氣。少年方才哀聲問道：『那麼怎樣呢？』黃媽卽附耳說了一條密計。那少年用了旬日的苦功，依樣葫蘆，居然學得很像。看起來分辨不出。於是冒了筆跡，寫了一封十惡不赦的情書，及至寫好，這信就交給黃媽，由黃媽另外交給別人，傳到了吳家。於是小題大做，弄假成真，弄出了大事來。原來這吳家同劉姓，當初攀親時候，二家差不多家基。後來姓劉的雖是沒有敗，那姓吳的時運亨通，不但家當大了許多，而入了仕版，有了官職。況且是勢利得很，對於劉家，暗下裏有些三不滿意起來。現在得了這封信，正中其意，不去分別真假，拾了雞毛作令箭，立刻就興風作浪，拿了此信爲憑證，來與劉家交涉，說是枉爲書香門第，道學先生，生出這

種好女兒來。信中寫些什麼。還請老親家看看。劉正本是古方之人。被吳翁當面羞辱。已氣得心如刀刺。不及仔細辨白思想。只道生女不肖。老夫自會處置他。說時吳翁一揖而別。吳翁走了。劉正本怒火冲天。喊出女兒。也不及責備。立刻把那信向德芳面前一擲。怒聲道。你幹得好事。連父母祖宗的面子都削乾淨了。當時逼他自盡。劉夫人究竟女流之輩。而且只此一個女孩子。攔阻着不許。辯言道。兒素日足不出戶。規正正。決不至有此事。還須忍耐性子。日後調查明白。待到水落石出。再作計較。免得枉送人命。何況你我二人。年已半百以外。通祇這一個女兒。憑了這一片紙。就弄到性命出入。又何苦呢。但是這劉正本的性。格萬分古怪。不勸猶可。勸了反如火上添油。格外的怒氣勃勃。恨不得



立刻就要上前動手。到是旁邊的女傭。哀哀懇求。勸主人息怒。卽要處小姐於死地。又何必定要老爺動手。必竟親生骨肉。如何硬得起這手段。劉正本聽了。大聲嘆了一口氣。言道也罷。既然如此。且待這賤貨自己動手吧。可是眼巴巴監察在面前。不肯放鬆。女傭心裏。本想待主人走了。設法叫小姐逃去。易以別物代了。弄具棺木。以搪塞主人。只因劉正本一定立着不走。必定要迫女兒立刻尋死。弄得母女二人大哭。女傭也在旁陪了許多眼淚。悽慘的哭聲。鐵石人也要哭得心軟。何況親生父女呢。劉正本却一些也不心軟。只垂頭皺眉。口中不住的嘆氣罷了。實在心上酸得很。完全被舊禮教。及名譽遮梗着。硬了頭皮。未肯寬放。德芳迫得無奈。對母親言道。父親已是如此。女兒並非貪生怕死。苟

延喘息于人世。皆因父母養育之恩未報。今蒙不白之冤而死。比及日後大白。累雙親反悔。重傷父母之心。實在沒有此事。父親定然深信不疑。儻然不死。父親那裏肯休。惟母親年老。女兒死了。日後身體保重。女兒雖死。猶生萬勿以女兒爲念。言罷。就用汗巾向頸項一勒。就此死了。劉老太等合家哀慟。劉正本貌雖憤恨非凡。究是親生骨肉。至此也不免吊下幾點淚來。一面馬上辦理喪事。喪事完畢之後。劉家的哀痛。吳家的欣喜。暫且不表。單說劉德芳小姐。用汗巾自盡之後。如同睡夢一般。不知若何。耳畔忽聞聲響。張開眼來看看。見滿天星斗。皓月西斜。一個漢子面面相對的。在地面前。身上的衣飾已被剝去。那漢子頭兒光光的。似乎是個和尚。見德芳還魂。並不驚嚇。喜容滿面。方欲有言。遠處

有個人來。鬚髮皆白。這光頭頓吃一驚。當下即捨了德芳。奔上前去。一把將那老人抓住。拖至棺木之旁。用手中的斧鑿。對準了老人。正頭頂一句。頃刻鮮血淋漓。鬚髮染成紅色。連救命都來不及喊。已經送到閻羅王處去了。乘手即把老人。納入棺中。把蓋蓋上釘了。挾了德芳就走。死裏還魂。又在黑夜。更兼芳心驚駭。被光頭挾了奔走。那裏分得出東西南北。遠近多少路程。日出日落。幾度更換。到了此處。屋宇高大。似乎是座廟宇。當時即有一位老媽子。善言軟語。前來安慰。安慰了一番。領至一室。沐浴更衣。惟見房間甚多。粉白黛綠的美女不少。從此以後。一切情況。也不細說了。自來時以迄今日。已是一年有餘。已不能回轉家鄉。亦不希望什麼。只當已死之人。所以送回家鄉。我也無家可歸。若即

回家徒然發生許多糾葛。另外再嫁也無此心。柳姓與花衣郎等聽了。代爲嘆息不已。壽佛道。已是受了這等冤屈。到須回去辨辨明白。不但你的名譽。你父也可明白。那般作惡之人。逍遙法外。亦當治他們一個應得之罪。德芳無論如何不肯。於是壽佛問二個徒弟。那個肯去辦理這件案子。弄個水落石出。花衣郎搶着先說我去。黃勝也接言道。我也不要跟去。見識見識。壽佛道。這到很好。可以做個助手。德芳已然不肯回去。暫時由壽佛帶去。寄居一所庵內。念佛刺繡。以作讖悔。待至必要時。再來領他前去。做個對證。臨走之時。花衣郎等主張把大德寺放把火。焚個乾淨。以絕後患。壽佛笑道。這又何必。善惡皆在於人。這廟宇房屋。何能爲善爲惡。况且作惡的和尚。都嘗了我們的劍口。餘下的衆僧。

猶如地方上的百姓。不善亦不惡。留了他們性命。也害不到別人。至於這廟宇的房屋。更其沒有關係。建造時一大番心血金銀。焚燒起來。只消火把一陣。豈非可惜。只有一事。最爲要緊。就爲裏面的機關。趁我們在此。快去完全拆毀了。花衣郎同了黃勝柳姓。走入廟內。督同了衆僧。用鉄剗鉄棒。一陣子動手。就把巧妙的機關。拆了個乾乾淨淨。萬事萬物。建造時難。要拆毀必很容易。人衆手多。自然沒有多少工夫。就拆去了。壽佛又前後各室。遍看了一週。點頭道。這樣好了。卽同了二個徒弟。以及黃勝德芳。走出大德寺。許多和尚。見並不焚燒廟宇。又不傷害他們。莫不感激之至。執了香。送出寺來。壽佛回頭止住衆僧。不必遠送。並叮囑了一番。離寺下山。壽佛帶着劉德芳。要去投奔禪堂。花衣郎秉了

師命就向壽佛告別。黃勝跟花衣郎同走。柳姓獨自趕路。就在山脚下。各道一聲尊重。分別而行。各奔前程去了。此中却說黃勝跟了花衣郎。去查明此案情節。在路上就問起你們師徒如何來到大德寺。花衣郎道。這事早已發生。就是柳姓師弟。在四川行俠。聽得了一個婦人。到大德寺進香。就此一去不返。遠近人民。皆說廟中有機關。不知藏了多少美艷婦女。柳師弟聞了。怒髮冲冠。卽趕緊行路。單身獨入大德寺。可是房屋甚多。機關暗藏。寺僧有本領的又不少。險些兒送命。俗語說聰明人。不吃眼前虧。柳師弟就逃了出來。告知師傅。師傅說此事非師徒三人同去。必然不妥。須要一人尋門路踏機關。一人鬥僧衆。一人爲後援。所以柳師弟別了師傅。就來尋我。預約此地聚會。那天議定第二日到。

大德寺師傅先用三昧光照照得了寺中剝人。於是等不到次日。三人馬上動身。來到大德寺。這也你命不該絕。黃勝聽罷。就作揖稱謝。一路上談談說說。黃勝聽到壽佛師徒們。歷來種種奇事。不禁吐舌。本來花衣郎有神劍。不論遠近。駕劍一騰。頃刻可到。但因黃勝無此。不得不按站同行。但黃勝也有飛檐走脊之能。故比平常人亦快得不少。所以沒幾天。已是到了。投入客店住宿一宵。尙未着手調查。在茶園中喝茗。已聽得許多消息。聽見幾個茶客言道。吳劉二家。本是兒女親家。劉正本的小姐德芳。配給吳家的公子。劉正本是個道學先生。道德很高。小姐德芳也非常規正。足不出戶。從無不端之事。不知什麼緣故。吳家得了劉小姐寫給情人的信。就向正本責問。正本生性固質。立刻把愛女

迫死。當時買棺成殮。鄰右見者。莫不淚下。不意事出三日。本地有位念佛婆黃媽。告訴吳府。說劉家迫死小姐是假的。吳翁當時也不在意。以爲真假不關。己不認二親家是了。可是合該生事。恰巧吳劉二人在酒家喝酒。一言不合。就爭論起來。初時舌劍唇槍。繼則揮拳用武。經旁人勸開。始各憤恨而散。黃媽見吳翁滿面氣憤。問知其事。又言劉小姐之事假的。吳翁乃問此消息可靠否。黃媽附耳說了許多話。吳翁道。那就好了。我定同這賊打場官司。弄點苦頭他吃吃。乃卽呈了一張稟單。在縣衙裏告了一狀。縣令趙國勳。尙很清正。審理之時。到很秉公。鉄面無私。吳翁的勢焰。到亦威嚇不上他。花衣郎聽到這裏。急問道。審問得如何。那人對他上下望了望。乃答道。還未審出。今天開堂復審哩。花衣郎



對黃勝道。已然如此。我們到了此地。不妨去聽聽。黃勝同花衣郎到縣衙時。聽審的已人山人海。二旁站得滿了。兩邊三班役吏排列侍候。喊過了堂威。縣令趙國勳升座公案。旁聽的肅靜無聲。趙縣令喝問二造。可曾齊到。一衙役答說都到了。趙縣令卽先傳呼吳翁審問。審問得如何。看下回分明。

## 第八回

鐵面無私趙縣令明察幽冤 木偶突移花衣郎暗驚貪吏

黃勝花衣郎二人聽見縣衙裏審問奇案。卽是劉德芳小姐之事。所以格外注意。特地前去聽聽。可以簡省去不少工夫。也可不必消磨時日。再去暗下細查。二人到了縣衙。聽審的人已先到了不少。一陣堂威喊過。縣尊升座公案。一種威嚴森重。聽衆雖多。聲息很靜。只聞傳喚原告。吳翁來到案前。先行審問。俗套的姓名籍貫。也不必多說。只聞他很嚴重的問道。你們同劉家幾時配的親。後來爲何離異。吳翁侃侃而答道。前七年攀爲二親家。雙方到也很和好。只因劉府小姐年方及笄。已是春色滿園關不住。一枝紅杏出牆來。那天有人拾得一封情書。叙名劉

德芳寄給情人之信。當初也想到同姓同名。天下偶或事有遇巧。故亦頗費躊躇。及至一度細考筆跡。確是劉小姐的親筆。當下即到劉府。把此事告知親家正本。托他管束管束。因爲此事。雙方均有重大關係。未敢緘默。不想劉正本心存不善。非但不自知過。未加約束。反而把女兒藏匿。意圖賴婚。冒說已把女兒迫死。言至此。趙縣令正色喝道。依你此言。究竟實在不實在。可有什麼憑證。要是開棺檢驗起來。非同兒戲。你可担負這個責任。吳翁心下有些胆怯。只遂口答道。另有念佛婆婆黃媽作證。學生不敢慌話。此時衆人心目中。多注意到那個是黃媽。衆目炯炯。向堂上看着。趙縣令却並不就喚黃媽。只傳呼劉正本上前來。審問了年歲姓名。也問他如何好結朱陳。爲何弄出岔子。劉正本言道。當初

小女與吳家公子。年歲相若。品貌亦復相稱。又是門當戶對。莫不說是一對良緣。從無他意。女子從一而終。已許吳氏。曷有他想。至於小女德芳。秉承庭訓。刺繡女紅。閑暇惟以畫圖詩詞娛樂。足不出戶。從無越軌之事。不意那天吳老親家。手持了一張月牙箋。說是小女寄給情人的情書。被他人拾得者。當刻未及仔細分別。一看詞句猥褻。手跡亦復相似。一時羞憤之心。如火焚膏。遏耐不住。當下立把小女勒迫尋死。收殮之時。左右鄰亦多看見。代爲憐惜。莫不評論民人之鹵莽。此皆衆目照彰。安有空棺欺人之事。況且亦無欺誦之必要。迨後自思。女兒從無不德。未曾調查實細。將親生獨養女兒迫死。此一片箋紙字句。竟將好好女兒性命虛擲。安知此信。非奸人之計。而劉姓父女入其圈套。而枉送

了性命呢。平日規正與否。只須衆鄰右處調查。自能得知端倪。此非民人片言一手所能掩飾也。當初皆因自己一時之誤。以致鑄成大錯。冤莫能伸。今已吳翁在縣爺台前告發。到也很好。縣公祖明鏡高懸。秋毫無察。也懇請大人。把此事審個水落石出。以維風紀。而替小女伸冤。並慰幽魂于泉下。說畢老淚滂沱。不勝哀悼。旁聽者亦莫不陪下幾點眼淚。這時的黃勝。火冒得什麼似的。恨不得走上前去。立刻把吳翁一拳打死。倒是花衣郎精細。輕語道。耐氣些。切莫要倉忙。現在已然有縣公祖在審理。且待他們審得什麼再說。到那時我們要抱不平干涉。或是暗助何人。亦無不可。何必此刻急急於此。黃勝這才耐住了性。只是旁觀混雜在大衆之中。誰看得出。料得到有二個俠客在裏頭呢。幸虧這

位縣令很清正的。否則到了未來。定然要遭不利。當下審問過了吳劉二造。乃喝問既有黃媽可以作證。現在可到堂上。吳翁答道。是隨學生同來的。不妨一問便明。趙縣令喝道帶黃媽。役吏們一聲答應。早擁着黃媽上堂。黃媽答道。那天劉府小姐成殮。我的兒子在旁眼見。我亦在旁念經。所以看得很明白的。決然不是德芳小姐。趙縣令道你可担負全責。倘若開起棺來。如若果沒有小姐。或者不是小姐。可以不關。開出來是劉小姐。那是要定你罪的呢。你想想。不要兒戲。黃媽道不敢胡說。若是小姐本身。任憑大老爺治以何罪。縣令即命畫了押。聽候開棺相驗。原來劉小姐還魂之後。住在大德寺已有一年有餘。這是人不知鬼不聞的。連他親生父母都不知。黃媽如何如此仔細。照他說棺殮時

所見。完全是慌說。因爲那時。明明是小姑本身。現在黃媽敢說不是。此中尙有一小段情節。就是黃媽知道。劉家獨養女兒。被其父一時迫死。劉老太究竟傷心非凡。因此入殮的東西。很有幾件珍貴物品。是被他眼見的。當日因爲有人看守。未敢若何。隔了幾天。因愛財心切。特爲命他兒子。帶了斧鑿。黑夜裏。母子二人。前往盜取。沒十分費力。棺蓋就弄開了。這就是前回內說過。被一光頭先來盜過。小姑還魂。被他帶去。藏于大德寺。那時一個白髮老人。路過被殺。納入棺中。雖然依舊蓋好。恠悴之間。急于逃走。蓋得未曾堅固。所以黃媽母子來盜。不費吹灰之力。卽將棺蓋開了。母子們還當暗有神助。開得容易。卽打起火把。照着那裏有什麼小姐。只是一位年老白髮的老人。鬚長四五寸白。中間紅。似

乎血跡。不禁大吃一驚。細看棺中之物。除衾褥之外。再沒一點別物。又大失所望。當急回家。未嚇一身大病出來。尙屬大幸哩。往往一般狠心的人。凡事不怪自己。只怪別人。自去盜人家棺木。已是大大的罪過。却並不自責。反而連帶的怪怨。未盜得東西。又連帶的怪怨到劉府。莫非什麼一來。劉小姐是假死。換了個死老頭兒在其中麼。只不明白什麼換法。那時看得很明白。如何調換了。害得老娘大上其當。想着了。常咬牙切齒。恨恨不已。一次見吳翁氣憤得很。問知是同劉正本討氣。趁此機會。卽進言說。若要尋事。非常容易。就把劉小姐是假死。吳翁卽叫他做證人。並許他願心。黃媽是親眼見過。大胆的拍胸。惟不實說出盜棺罷了。吳翁有黃媽作證人。黃媽有吳翁做主意。因此二人皆很大胆。說



黃媽作證人。黃媽斗胆的簽了押。聽候開棺。此刻劉正本自知千真萬確的是女兒。坦堂堂毫不介意。今見他們如此大胆。初以爲嚇嚇人。及至果然畫押。心下頓然疑心。一朵疑雲。浮沉心上。不知道葫蘆中藏什麼藥哩。趙縣令是老公事。聽到黃媽說得大大胆。半點不有遲疑。料想其中必有別情。心下格外留意。因爲時刻不早。就命退堂。把一千人收押。准定次日午牌時分。在教場當衆開棺檢驗。一般觀衆也各自退去。預備次日來看。黃勝同花衣郎二人。當下也回客寓。二人商議。倘若明日遇有週折。就由我們二人出來做個對證。日間所聽的堂審。三口供。以及劉家小姐德芳的話。和合上去。早已明白了十中六七。只料想不出黃媽如何曉得這般仔細。二人研究了一夜。研究不出個道理。

來。等到了第二天。看開棺的人。人山人海。獨如潮湧。花衣郎同了黃勝二人。也在衆人之中。後來檢驗役吏等一般人。把棺開了。却是個白髮老人。那裏是個女子。大凡人有不白之冤的。其人雖死。而其屍體雖經十年八年亦不腐也。白髮老人亦猶然也。此時弄得劉正本以及劉家左右鄰居。多伸舌驚異。莫明其變化的緣由。當時黃勝就把寺院中解救許多難女。其中有位小姐劉德芳。年歲籍貫。以及面貌情節。一一悉皆符合。黃勝把前後情由。申明之下。趙縣令只是拈鬚微笑。點首不已。揚言道。這樣看來。雖然未能說完全水落石出。也可說得石已出水一半。但是無論什麼案件。總以憑證爲重。現在主要的劉德芳。未能到案。事理果然不差。可是未能定論。倘若能把劉德芳小姐帶到。一問就明。

一辯卽白。花衣郎卽挺身道。路雖遙遠。若能寬以三天。當能將劉家小姐帶到。趙縣令點頭道。只消能帶到了劉小姐德芳。將本案結束。三天幾天。僅是是時間問題。到亦不妨事。於是縣令打道回衙。觀衆四散。黃勝仍留居客店。花衣郎裝束好了。開着窗口。一道紅光。身劍合一。早騰向空中而去。光陰迅速。日落月沉。三天已屆。黃勝並不十分盼望。到是趙縣令到了第三天。很盼望劉德芳小姐帶到。看時光已過午刻。尙未見到。及至未時辰光。黃勝正在客寓中納悶。忽聞庭中如落葉一聲。自上而下。黃勝急急看時。原來是花衣郎到了。背上還馱了一個人。這位不消說是劉德芳小姐。當下卽入室休息。停了一回。由花衣郎帶了劉德芳。來到縣衙內。黃勝也跟在後面。趙縣令見主要人物到了。第二天

又復一審。把前後許多情節。完全審明。知道劉小姐被父迫死。後遇光頭盜棺。恰巧還魂。另有老人經過。被光頭用斧劈死入棺。一一明白。情書來由。亦被縣令軟言硬語。審訊出來。知道黃媽是個重要萬惡之人。至於黃媽如何知棺中已非小姐。亦連帶供得個明明白白。後來劉正本父女合家團聚。一番欣悅情況。不及細表。單說黃勝同了花衣郎。以師傅所命之事。已是妥貼幹好。另向別方而去。方入鄰邑。無甚風景名勝。却打聽得有幾處大廟宇。花衣郎對黃勝說。趁此閑着無事。同去逛逛。卽叫當地一個本地人引導。那人問道。要到廟宇中去。是否要去看審花衣郎。問什麼看審。那引導的人道。今天城隍廟中。當衆審問一件奇冤案件。你們要看。我就引導你們去看。花衣郎道。我們知也不知。剛

剛辦了一件奇案來。此又遇奇案。而奇中含有冤字。到要去看個明白。當下黃勝亦很贊成。卽同至城隍廟。人頭擠擠。圍得個水洩不通。任你多大氣力。再不要想擠得進去。花衣郎與黃勝二人。不是平庸之輩。所以他二人要進去。如入無人之境。而且也並不十分驚援別人。這皆因爲他們二人。有軟硬工夫。一溜烟已挨進了裏邊去了。只把引導那人。拋在外面。點起了足尖。長了個頭頸。望裏瞧瞧。瞧不見什麼。二人在衆人之前。看得格外清楚。見那個神氣活現的官員。鬚分八字式。目如偷油老鼠。坐在正中。二旁邊一樣的立了三班六房。隸役之輩。更其是張牙舞爪。大有氣慨。不可一世之况。一邊站着一位男性。年近四十左右。方面圓腮。腰肚挺凸。眉宇間得意洋洋。望而知爲另有把握。事操勝算。

又一邊是一個年僅二十。鄉僻田夫。面露悲哀之色。隱隱然含有大悲劇於其間。一旁又橫着一個老嫗屍身。黃勝特別注意于奇冤二字。見此二個形狀各異之人。以及一個老嫗屍體。百萬分的留心。以祈明悉什麼一件奇冤。那個官員拍案吆喝。年輕的田夫。囁嚅其語。只因被二旁的看客談話。聲音嘈雜。聽不清楚。那官員講些什麼。田夫如何回答。在喧雜之中。偶聞一言半語。也聽不出頭兒腦兒來。黃勝恨極。只因並非僅僅二旁的講話。七張八嘴。個個在講。也沒可奈何。細聽旁人講的。說是一個馮舉人。名叫國勛。把鄰家張姓的田地。一併吞去十畝。張家只有母子二人。子名阿狗。事親很孝。田被馮舉人吞沒了。張老嫗氣恨填胸。幾乎發痴。日夕坐在馮家門前痛罵。一天方有幾位客氣朋友。從

馮家出來。又被張老嫗痛罵。一位朋友。亦是無心之談。說以老兄的面子。爲何容得這老嫗攔門痛罵。真好胃口。馮國勛下不過面子。揮手逐他。張老嫗心想。我一老嫗。怕些什麼。乘此機會。還他幾手。觸觸他的霉頭。馮舉人揮手。並非打他。張老嫗却五爪金龍。手心如蒲扇。劈拍幾响。把馮國勛面上打得緋紅。露出五只手指印。於是馮舉人再不能耐。衝上去想打他。被朋友們阻住了。未曾打成。可是心中之恨。已是怒不可遏。一心一意的要想法報復。乃即買出了幾個流氓。叫他們待張老嫗次日再罵。狠狠的打他一頓。給他一個毒手。使他嚐些滋味。下次不敢再罵。一般流氓。聽見舉人老爺差他們。如奉了聖旨。一般分外起勁。次日候於旁邊弄中。一聞張老嫗破口漫罵。上前就打。你想一個老嫗。那

經得起一拳二脚。何況好幾個雄糾糾的流氓。三拳二脚。一頓亂打。早已一命嗚呼了。衆人見闖了事。急忙去報知馮舉人。馮國勛聽說闖了禍。馬上躊躇思計。另差一個流氓。快去叫他兒子阿狗。只說他母親急病。兒子聞得母親急病。不會不到的。衆流氓嚇道。叫了阿狗來。豈非預備吃官司麼。何必去喊他。馮舉人道。喊了阿狗來。就不關我們事。只待阿狗來了。馬上把他綑綁起來。說他毆死母親。衆人眼見。共充見證。再由我從中通達官府。用些銀兩。運動運動。索性把阿狗也辦了罪。豈非一網打盡。斬草除根呢。衆人說道。妙計妙計。更有老爺從中作主。格外可放心了。此場驗屍審問。卽是此事。那個貪官。大約已得了馮國勛的賄賂。因此神氣活現。審問是口頭禪。敷衍敷衍罷了。心裏早定了成見。



一味的把阿狗當作毆死親母的罪犯。雖然衆人紛紛有些不服。只裝不聞。定說阿狗打死親母。屈打承招。要定他逆倫之罪。阿狗既因母親橫遭慘死。現在官長在前。不但分毫不能伸雪。反又得了逆倫大罪。如何不悲上加悲。用頭只向地上亂撞。看者雖然忿忿不平。徒以馮國勛是個舉人。縣令又幫助着他。故除嗟嘆之外。沒有辦法。正在這個當兒。地上橫的那個死屍。突然豎了起來。廟中二旁的木偶皂隸之輩。其中有二皂隸。拖了板子。忽然間像活人一樣。移動到案前。看者莫不驚駭狂呼。馮舉人頓時失色。那位神氣活現的縣老爺。威嚴不知到了何處。很像個呆漢一般。連說下官下次不……不敢了。此後如何。再看下回。

## 第九回

代伸奇冤神劍一揮 計報雙仇舌頭半個

且說馮舉人。暗下令許多流氓。將張老嫗活活打死。把其兒子阿狗叫了來。不由分說。人多手雜。就把阿狗網綁了。拿出片子。說是地方上出了逆倫大事。傳了地方。送入衙內。次日在城隍廟中。當衆驗屍審問。暗下裏送了賄。把張阿狗屈打成招。要定他個打死母親。逆倫大罪。忽然間張老嫗死屍豎了起來。二邊的木偶皂隸。會移動到案前。莫說觀衆驚駭。那位縣官亦嚇得面如土色。三魂缺一。六魄不全。口中連說不不……不敢。話還沒有說完。一道紅光閃爍。血花濺。頃刻地上有個人頭亂滾。許多看客。個個向後轉。爭相逃避。你擁我擠。險些闖出事來。屋

樑上突然飛下一個人。大呼道。諸位不要驚慌逃走。有我花衣郎在此。逃亦無用。此事與你們不關。有關係時。再你快如飛鳥。也逃不出去。萬惡的馮舉人。已斬了頭顱。此外不傷一個。請諸位立定。正好大家看看。聽個明白。衆人才立定不跑。依舊觀看。原來方才時候。黃勝站立在第一排。聽得不耐煩。想要動手。被花衣郎阻住。一邊花衣郎使個隱身法。二足一蹬。身輕如燕。躲在樑木上。候到這緊急關頭。他就用神劍之力。一煞那間。將死屍豎直。又把木偶皂隸。移動到案前。快如閃電。非人目力所及。故雖人衆眼多。只覺屍直木偶動。而看不出別的來。又復一道紅光。把他平生鍊就的神劍血花劍。飛射過來。把馮舉人腦袋斫下。才現出本相。從樑上飛下來。先呼止了衆人。衆人正在憤不可伸。聞說如

此驚神皆定。喜形于色。縣令見馮舉人已死。又是俠士當前。那敢再欺良壓善。聳了二肩。抖抖擻擻的言道。下官實在未明真相。究竟若何。聽憑判斷。下官秉公辦理是了。黃勝此時才明白。方才阻止他。叫他忍耐着的道理。花衣郎豎着雙眉。向黃勝言道。請老弟站在案桌右邊。我來站在左邊。重復審問。審個明白。也好安慰生者於良心。死者於地下。于是黃勝與花衣郎二個。一左一右的立着。那個縣官。坐在中間。半句也不敢說話。花衣郎開口問道。阿狗。你平日侍奉母親怎樣。你母親待你如何。爲何要把母打死。快快從實講來。不許有半句謊語。阿狗道。母親只生我一個。父親早死。母親自幼撫我長大。非常疼愛。我亦好好的侍奉他。這次因爲新老爺。要買我們的田。我的母親。一則因爲祖遺產業。

二則因爲價格不合。所以不肯賣給他。花衣郎就喝問。那個新老爺。阿狗指道。卽是方才斬去頭顱的。花衣郎又問。後來如何。阿狗又言道。後來把我們的田十畝硬佔了去。我母親因田單憑證。被他們騙了去。他是個新老爺。官則爲官。官司又打不過他。除了私自怨嘆之外。天天見了新老爺辱罵。不知如何。那天有個癩皮阿四。急忙忙的來喊我。說母親急病。將要死了。叫我立刻前去。比及我拋了工作前往。可憐我母親遍體鱗傷。早已一命嗚呼。那時旁邊癩皮阿四等許多土棍。圍繞着一團。七張八嘴。不知說些什麼。我因悲痛非凡。聽不出何話。正在嚎哭之時。新老爺從旁閃出。說道了不得了。不得了。兒子打死母親。逆倫重犯。不要被他走了。快送進衙門裏去。那時馬上叫幾個人。把我緊緊捆住。送

入縣衙。今天在此審問。這皆老爺們眼見的。幸虧天照幸。你們二位老爺來了。否則我有一百張嘴。也難辯白哩。言時悲痛哀哭。情實可哀。花衣郎是肚中有螢火。早已明亮非凡。却是要在大衆面前。辯個清白。不得不公公正正。再問個仔細。一來使衆人嘆服。二來根究那般幫凶的爪牙。聽罷了阿狗之言。卽道你也不必如此悲傷。今番之事。果然你家的大不幸。母親被人活活弄死。但是還算你命不該絕。被我們撞到了。還是不幸中的幸事哩。卽問衆人道。阿狗平日侍奉他母親。究竟忤逆與否。想必左右鄰居。天天目睹。可以公證說句話。塲上卽有三四個老年人。應聲答道。阿狗待奉母親。非常孝順。從無半點忤逆。田地之事。當初不甚明白。後來曾經聽見。確被新老爺硬佔了去。有十畝之多。我們

是前後鄰居。所以知道些什麼詳情。那因為馮舉人勢大。小人們不敢顧問。因而未能明白。花衣郎道。不差。我想起來。像這阿狗。決非打死母親之人。何況又在大街之上。把母親打得遍體鱗傷。難道無人干涉麼。就是那處無人。他母親未死之前。豈不會奔逃號呼麼。既是母子自家。他要生歹心謀死大人。半夜無人之際。在家中謀死了。豈非省事。又何以定要到街坊上來。白日演此大逆不道呢。照此情形。明明人多手雜。共同打死。所以張老嫗逃都不能逃。現在說出癩皮阿四等一般人。必然此事幫凶。要犯無疑。卽道那一個是癩皮阿四。並當時幫同的幾人。大家快相幫代拿。不要被這惡人逍遙法外。逃了他處去。衆人多道。開審之時。這些人個個在場。耀武揚威。馮舉人頭被斬去了。這般惡奴。

知道不妙。早已溜之大吉的逃了。實在花衣郎亦早知衆惡奴逃了。他是明明如此說說。今衆人如此回答了。花衣郎笑了笑。向黃勝道。老弟。既然如此。這位縣老爺到未便放他回衙。現在事情大白。只要把幾個幫凶惡奴。法治了罪。就作完結。限縣令急速將這般人提到。依法判罪。方可完結。否則卽以縣令代替。因爲你當初趨附權貴。硬壓平民。依了舉人之勢。反惡爲良。所以這個責任。須你縣尊担負。那位縣官。自舉人丟首級之時。嚇了嚇之後。花衣郎審他坐在正中。賽過做了木偶。看看風雲淡了。當作可以過去哩。不料此刻又是一個風雲。又嚇得他汗毛直豎。花衣郎乃道。並非我花衣郎無禮。當衆污辱官員。現在因他放走了這般惡奴。只好對不起他了。說着手執了牛耳尖刀。言道借耳朵眼



睛各一只。並不傷你性命。那般惡奴。遂他們逃向何處。是有方處置他們。三日之內。定見顏色。半些不會冤屈錯誤。又向場中衆人募化了些銀兩。命阿狗將母親收殮安柩。那縣令面上。少了一耳一目。雖是不死。却是滿面鮮血淋漓。由幾個衙役扛抬回去。大衆散時。莫不歡呼稱快。事隔三日。未見什麼異事。癩皮阿四等一般惡奴。以爲三日已滿。大禍可免。且思我們逃避得非常秘密。神鬼也不知。他們也是個人。如何能辦理我們。或者是放放空氣。嚇嚇我們罷了。現在我們正可各自回家。只須不要出來。量必無碍。三天之中。家裏的人。一定大不放心。提心吊胆。憂急我們哩。却不知我們安然無事的在此。所以還是各人回家。安安家裏人的心。躲避在家裏。不要到街上。豈非一樣的麼。四五个惡奴。

議了一回。以爲這樣很好。當即各自回家。花衣郎憑了神劍。可以神出鬼沒的殺人首。可是不知道人名地方。如何殺法呢。他另有一種神奇秘術。算出了那天幫凶的幾個惡奴。一家家地趾被他知道。神劍飛出。自有神劍的作用。飛繞到各家屋裏。起初二天。多是空去空回。惟迅速不過。常人眼光。看不出來罷了。他們先前躲的地方。沒有知道。所以得安然沒事。留他們多活了三天。現在各自回家。躲在家中。不出去。以爲一般不碍。却不防半夜三更。只聽得屋梁之間。格格有聲。如鼠鳥飛跑之聲。有的已睡床上。與老婆取樂。重慶更生。快樂得了不得。有的在喝酒消遣。各各不一。聽見屋樑之上。這種細小的聲音。那裏在他們心上。誰知道這就是花衣郎放出的血花劍。再利害沒有。比及屋樑間。

聲息未斷。一陣紅光耀眼。如線若帶。室中一繞。惡奴口中。連啊啣也來不及喊。頸項已經裁平。腦袋再也不在上面了。惟有項上的頸口。一收一放。像金魚的嘴。這頸項口裏。好比放大花筒一樣。血點上冲。點點飛濺。合家大小。莫不驚慌跪下。叩頭求赦。恐怕要個個如此。只見一條紅光。如蛇騰空中。燦然一閃。飛向外邊去了。次日鄰里聞知。咸來觀看。如此者有五六人。悉皆萬惡莫劫。而當時同手打張嫗者。毫髮不錯。見者皆驚爲天神。於是該地之人。莫力趨良善。再也沒有人敢學做壞人。有幾個惡徒。幸而未幫舉人作惡。得全性命。至此亦力改前非。變成良善。後來該處風俗。忠厚之風。比什麼地方都好。世世相傳。父老傳述。說是花衣神所警戒好的。凡遇任何事情。說到利害。每以血花劍三字爲代。

表如見人畏服。則曰如見了血花劍。相傳成俗。連小兒啼哭不休之時。亦每道血花劍來了。如逢人有了惡過。亦每日將來要被血花劍斬死。這是後話。且說花衣郎。因另有別事。暫與黃勝作別。前向別處雲遊。臨別約定過了中秋。九十月間。到漢口鎮相會。黃勝依依不舍。定要跟着同走。花衣郎不許。說不盡一路幹了許多閑事。皆因路見不平。不得不拔刀相助。今閑事已畢。我尚有三年前的一件恨事。這個仇敵。定要各地去訪得了。才快心意。這人本領甚大。所以只能暗下查訪。倘若露了形踪。反要遭他毒算。所以萬不能帶你同走。至亮人耳目。我一個天南地北。或隱或現。可以靈便些。黃勝聽說如此。知道不能相強。乃珍重而別。各奔前程。黃勝一路遊山玩景。覺得很樂。自離鄉別井。出門以來。途

中大小事務。逢了不少。又以在大德寺的事。一場驚嚇最甚。今與花衣  
郎別了。自己孤獨一身。知道各處有本領的人不少。所以不敢再自去  
多事。到是遊山玩景。來得清趣。聞得杭州西子湖。風景最佳。乃徑向杭  
州而來。到了杭州。六橋三竺。任情瀏覽。覺得南方山水。是比北方秀美。  
遊得家鄉也忙懷了。那天正在岳王坟前。嗟嘆瞻仰。突有人用手在背  
上拍着。回頭一看。是同鄉人朱大經。異鄉客地。逢了同鄉。自然格外歡  
喜。兩下裏。握手緊握了。搖個不住。口中各道出門年月。以及一派思  
念之忱。黃勝在家時的仗義任俠。所以朱大經格外歡欣欽慕。並告知  
近來不平之事。無人敢出首代抱不平。約略說了一番。因辰光不早。携  
手返寓。黃勝就叫朱大經到自己寓所來。談談家鄉狀況。到了客寓。喝

茗談心。談論了不少事務。因皆平常爭田奪產以及閑氣爭吵之事。不甚注意。談至後來。有一件姦情奇事。朱大經提足了精神。捉龍縛虎。似談講。黃勝也聚精會神的聽着。因爲發生此事的人。是黃勝的表兄弟。所以格外鄭重。朱大經言道。離開黑虎村八九里路的三碑店。這個村莊上的何明卿。豈非老哥的表弟麼。黃勝道。正是我家姑母之子。朱大經道。你們這位親戚。文人墨客。真是智慧超人。他所幹之事。依我看來。比了一般俠義之人。所爲的還要來得痛快。真是巧妙非凡。黃勝急問。幹了何事。朱大經笑道。要講此事。先要打個招呼。千萬請你不要生氣。黃勝道。他幹了比俠義更痛快的事。那又什麼要我生氣呢。朱大經道。實在是不關的。你在外邊。所以沒有知道。本鄉之人。遠遠近近。莫不知

道此事哩。因爲其中有些小關係。所以請不要生氣。黃勝道。講只管講。不要噲嚇。朱大經乃道。那麼我直說了。令親明卿。在去年春間。出了門。一個多月才回到家裏。他的夫人。與他同庚。感情甚好。這都是你詳細知道的。只因何阿嫂面貌太美麗了。何明卿出門在外之時。因有些微疾。他到白塔庵中去進香。求神問卜。恰巧與浪蕩子莊玉堅。在庵中相遇。阿嫂雖是正正經經。那莊玉堅却已起了邪念。見何阿嫂美艷不過。就托老尼清蓮。叫他設法。預先許下很大的愿心。那位老尼。原非好人。是很有名的皮條專家。一口答應。說是慢慢的想個善策。黃勝道。真是可惡。可知道後來怎樣。朱大經道。令親何家嫂子。一則是名門閨秀。二來規正非凡。一時那會上他們的圈套。只因這老尼清蓮。心惡厲害不

過。逢到何家嫂子。換了仁慈美善的面孔。正正經經。絕不露半點歹意。何家嫂子就不復提防。一次何嫂子到庵中還愿。老尼備了素齋。暗下差人去送信給姓莊的。清蓮陪了何嫂子吃齋。談長說短。言道做庵之中。只有我年歲最大。住此年代最多。人家就稱我叫老尼。實在我今年只三十四歲。說着替何嫂子敬菜。何嫂子見他談的不關事的閑話。也不以為意。只是吃齋。不料吃到半場。但覺手軟脚麻。混身酥化。漸漸昏迷不知。就這次着了他的圈套。何嫂子回到家裏。左思右想。痛恨不已。想想清白之軀。被人污了。如何做人。於是身上解下一條汗巾。懸樑短見。恰巧一個丫頭看見。大叫起來。合家齊集。却都莫名其妙。爲何好好的忽然尋死起來。何明卿的母親。疑來疑去。疑不到爲了何事。只安慰



他道。明卿出去。未滿半月。大約就要回來的。何必如此輕身。何嫂子只是搖頭。剛巧那天何明卿回家。到亦大吃一驚。還當家中什麼人委曲了他。直至後來細細查問。方得明白。心裏雖然憤火中燒。面上不露聲色。解勸道。這不是你願意如此。決不怪你。千言萬語。勸化了一回。何嫂子才把尋死之念打消了。一變怨恨之態。反比平日欣悅。何老太還當是媳婦的尋死真爲了丈夫出門日久。所以兒子一回來。媳婦就快活了。只因何明卿盤問之時。一個也不使人知道切實的勸化之後。又想了個復仇計策。何嫂子的欣悅是這個道理。所以連家中的人。沒有一個知道。隔了二天。地方上出了一件奇案。就是尼姑庵中。清蓮被人刺死。口中含有半個舌頭。凶手不知是誰。由地保報了縣。知縣汪殿臣帶

第十回

名訟師代籌妙計 淫惡徒黑夜採花

却說清蓮被人刺死。汪縣令來庵相驗。驗得刀傷自前胸刺入爲致命傷。口中啣有舌頭半個。別無他異。而此半個舌頭大有研究。故一面令庵尼將尸體收殮。一面打道回衙。密派幹練捕役探緝凶手。間或有人知道何嫂之事的。疑心爲姓何一方面刺的。但是事無左證。而且這奇怪的半個舌頭。究竟何來。幻想都想不出來。相隔沒有幾天。那衙門中派出來的捕役。走近市梢。無意之間。誤踏了路人之脚。那人痛得忍耐不住。大聲狂叫。聲與常人特異。捕役在那人狂叫時留心一看。那人舌頭比衆短縮。前半段沒有的。於是卽一把拉住。捕入縣衙。路人有認得

的說是莊玉堅。審訊之時。又有小尼作證。說黑夜月色之下。聽見呼聲。急忙出視。兇手狂奔逃逸。因心肉驚慌。又是夜裏。未能十分看清。估量人影。彷彿是莊玉堅。又訪問附近之人。說是否兇手。不得而知。惟莊玉堅此人。確常出入庵中。自清蓮被刺之後。未見形跡。汪縣令聽了。心裏明白。必然入庵強姦。被咬去舌頭。痛恨之時。即用利刃刺死無疑。又令差役。驗看舌頭。以那天半舌之大小。與莊玉堅很符合。故斷定兇手是他。比及文到之日。即將莊玉堅綁赴刑場斬首。論理惡人如此結果。一點不冤枉。講到實在。黃卽問實在怎樣。朱大經道。實在兇手。並非是他。是令親何明卿。黃勝道。這却弄得我不明白了。朱大經乃又道。原來何明卿有個同窗好友。是個名訟。頗工心計。何明卿卽與那名訟商量。懇

求他代思妙計。當即想出了個兩全之策。令何嫂子暗誘莊玉堅。假意溫存。而乘其接吻之際。咬去其舌頭。及玉堅忍痛逃去。何明卿即帶了此半舌。奔至庵中。叩門而入。乘清蓮開口問時。即將此半舌塞其口內。同時用利刃。猛刺其胸。及至案發。一時疑不到姓何是兇手。必然從舌頭上着想。莊玉堅亦得因而伏誅。豈非絕妙妙計。比了俠家的飛劍斬人。一樣的爽快麼。黃勝聽罷。不由大笑稱快。那時只因時宴。即各安睡。次日早上。這朱大經以另有他事。告別他往。黃勝亦因遇了同鄉。觸動了家鄉觀念。預備回去。剛走出客店門口。就遇着了花衣郎的師弟柳姓。各道別後狀況。立談一回。黃勝把要回家的意思。告知柳姓。柳姓拉住了說道。今天不相遇。到也罷了。現在既然會見。請你遲幾天回府。幫

我們做個助手。只因我們有件事情。正少一個帮手。有了你。正是再巧也沒有了。黃勝祇得把回家之念打消。同着柳姓復入客店。依舊在昨日住的那個號子裏。挨檯坐下。不待黃勝開口動問。柳姓先告訴道。現在有個淫賊。在湖南湖北犯案纍纍。雖然官廳的公文如雪片般飛。那裏捉得住他。我與師兄花衣郎。特地追蹤至此。無論如何。必須要生擒住他。這並非是幫官廳緝捕。想得什麼功。只因此賊太壞了。人家好好的姑娘。不知被他沾污了多少。有時還用殘暴狠毒的手段。先姦後殺。你想可恨不可恨。他的本領。真是不小。所以橫行無阻。爲所欲爲。沒人能奈何他。我輩俠家。志在除暴安良。像這種惡人。那可使他存在世上。而且必須要生擒住他。數他之罪。然後置之死地。才覺得當。單單殺死

了他未免太便宜了。所以我與師兄特爲追蹤到此。否則早在漢口鎮上。飛劍斬了此賊哩。黃勝問師兄爲何還未到此。柳姓道是一同到此的。他是暗下跟定那賊。看他落寓何處。然後到此。說時一陣腳聲。花衣郎笑嘻嘻地進來了。嘻的一聲。開口道。黃師弟什麼也在這裏。巧極巧極。柳姓卽把黃勝欲回鄉被他挽留住的話說了一遍。那時辰光還早。只有午飯時分。花衣郎同了柳姓黃勝出了客寓。一路在街上行走。擇一家茶館。入內坐下。花衣郎叫柳姓同黃勝二個在茶館內坐候一刻。他先到淫賊住的下處外。去探看一番。就回來了。黃柳二人迎着花衣郎聽消息。準備夜間擒拿淫賊。不料花衣郎此刻回來。不像方才去的那般有興。愁眉不展。面呈疑慮之色。坐了下來。一言不發。及至柳姓輕

輕附耳低問。才輕言答道。奇怪奇怪。那個下處。一面臨街。二面靠河。是個轉灣角子。那賊住下的是靠水一間樓上。窗門洞開。不見人影。我還疑心。特在遙遙對面。躍上一座牆頭。仔細看了一番。那賊果然不在其內。莫非我們暗下跟來。被他察覺了。特爲先落客店。然後又逃往別處去了麼。柳姓道。依我看來。未必見得。或許他也像我們一樣。落了客寓。卽行出來。穿巷遊街。喝茗遊玩。以熟察街道。亦未可知。黃勝接着說道。不差。三人卽出了茶館。穿街過巷。尋到各處。悉皆不見。各茶館內留心細察。也沒影踪。花衣郎必欲再向各街巷找尋。柳姓道。地面很大。彼來我往。那裏卽能找見。適或先被他暗下裏見了。反被他如飛鳥般的逃去。不如回了客寓。到夜間再出來查探。就是他做事。也在夜裏的。我們

此刻何必多費工夫。不如回去休息一回。夜裏來收拾他這亡八罷。花衣郎把頭點點。卽同返客寓。各自休息。比及茶役開進夜飯來。那時已紅日斜掛山巔。暮鴉飛噪。及至吃罷晚飯。早已萬家燈火。皓月東升了。當命茶役收拾去了盤碗。囑咐他道。我們因日間途中勞頓。卽將安睡。可不必再進來問茶問水。那茶役聽說沒事差喚了。那是最聽得進。含了笑臉。掩門而出。花衣郎卽把房門上了門。解衣松鈕。黃勝道。二位日間途次勞力。儘先安睡。今夜讓我來出外察探。以觀那賊動靜吧。柳姓低語道。放輕些。你道真的解衣安睡麼。我們正要換穿夜行衣。出外去探察哩。黃勝遂也默然不作聲。換了夜行衣靠。各帶了靈便器械。開了窗口。吹滅了火。朴朴朴。三個人如聯珠般的。飛行向窗外去了。更深夜



靜。比日間容易探察。飛檐越脊。踏瓦無聲。在屋面上。東西南北。各處都探察到。却遍尋無着。毫沒半點形踪。及至二次雞鳴。乃各悄然返寓。飛進了屋。把窗關上。括起燈火。花衣郎坐下微嘆。柳姓道。此刻不見動靜。再探也徒然。因爲再是一次雞鳴。天卽抽光發白。那賊子決不在這些時候。做什麼採花勾當了。且待明天探詢。可有什麼消息。再作計較。花衣郎道。老弟差矣。他這賊本領已大。人家不易覺察。而且並非偷盜東西。人家卽報竊報盜。他採花專採大戶人家小姐奶奶。有門第的人家。那肯把此種醜事傳播出來。所以卽若今夜做一二起案子。明天那會有信息呢。柳姓道。卽無信息。我們三人。豈非可以細察形踪的麼。談談說說。已是天明。仍各換下衣服。和衣而睡。及至茶役來叩門方起。已開

進午飯來了。洗過臉。急忙吃過午飯。又向昨日的那處茶館中來。泡茶坐下。花衣郎才欲像昨天那般。出外去探訪探訪。剛巧頭探出窗口。向街上一望。見那個採花賊。剛從下面走過。花衣郎向二人去了個眼。先卽下去。柳姓黃勝二人。也出了茶館。慢慢地跟去。這時花衣郎見那採花賊。正在一家後門外。徘徊窺探。花衣郎心中一動。抬頭見樓窗口。倚着一個女兒。萬分俏麗。下面的賊子。目不轉睛的打量。樓上女子。還沒有覺着。賊子也不覺有人釘在後面。一會女子閉窗而入。那賊子卽摸出一條炭。在白牆頭上。畫了個大黑圈。畫畢就向別處去了。花衣郎因爲要活捉住他。所以心中想着。這是採花的記號。且待他夜間來時。當下擒住了他。也可算捉賊捉賊的意思。使他無怨。於是記明了地段。

回頭也走一個轉灣。却就遇着柳姓與黃勝。說明了所見之事。卽回回寓。直待到晚上。在下處吃了晚飯。候至更深人靜。卽息滅了燈。夜行衣服。是早早換定的。輕輕開窗。一縱身。早上了屋頂。三個人向前進發。飛行如蛇。屋瓦沒有聲息。只聞遠處更聲。正打着二更。三人躡足騰空。越過好多座屋脊。躍過許多街道。粉牆在望。日間那所在到了。一聲暗號。三人卽躡身而下。四下分佈守候。候到一刻多辰光。卽見對面屋上一條黑影。飛一般的來了。望而知爲那淫賊。步法身法。都輕捷伶俐。本領不小。且待他踏進人家之後。再與他較量。只見那人已越過此屋上來了。下面守的三人皆不動。那人一翻身。早過了屋脊。花衣郎趕忙躍起。緊緊渡着。伏在屋脊上。瞧看時。那人用脚鈎住檐溜。倒挂了身子。在那

裏開窗了。閉的一聲响。樓窗已開。輕輕探身而入。屋上的瓦文風也不動。花衣郎見他已入了屋。向下柳黃二人打了個手勢。自己跟了過去。一個健步。跳到檐際。倒掛了身體。張看那挖開的窗。已是半掩。就窗縫中望進去。室中燈光明亮。那賊手執了亮晶晶的刀子。面向牙床。正把刀尖挑開羅帳。一手擁出一個女子來。那姣滴滴的女子。陡被驚醒。又見了刀。唬得只有個抖。那賊輕喝道。不要喊。喊了我就殺却你。我並非害你。是愛你而來。決不難爲你。快從了我。咱們快樂一會吧。說時扭着笑臉。煞是難看。那女子跪了求告道。我的衣服首飾。都願送給你。只求赦免了我吧。那賊道。這可不能。誰希罕你們東西。我只愛上你這個人呢。此時花衣郎看得忿火中燒。再也按耐不住。大聲道。欺負女子。不算

好漢省事些快出來受死。那賊大驚。趕忙丟下女子。搶了一件衣服。飛身而出。把窗踢開。先把衣服丟出。那身體就跟了躡出。這是夜行人架數。先丟衣服。是防敵人暗算。那賊上了屋。花衣郎同他二人。即在屋面上動起手來。彼此刀法。皆很精熟。挑撥鈎送。非常厲害。戰有半個時辰。不分勝敗。本來花衣郎的血花劍。厲害無比。爲何不放出來呢。原來有個道理。他們非至必要時。不肯輕易放劍出來。而且彼此皆有武藝。寧可各出本領。以定勝敗。不專仗了這劍術。傷了他也不值什麼。所以花衣郎。只想擒拿住他。並不放劍出來。花衣郎退至屋脊。作勢揉進。想搶他下三步。不意那賊輕捷伶俐。早讓向左側。如鷹鷂般博將過來。花衣郎急忙閃過時。說也奇怪。下面一陣鑼鳴。火把明亮。那賊呆立着。不再

追博過來這是何故呢。原來這家人家已經發覺了。所以許多家丁。嗚。羅。大。喊。讓。着。不。要。走。了。屋。上。之。人。正。在。此。時。柳。姓。與。黃。勝。看。見。那。賊。身。體。靈。便。不。過。恐。怕。一。時。擒。不。住。他。走。了。可。惜。故。斜。刺。裏。一。躍。躍。登。屋。頂。在。後。面。給。他。個。措。手。不。及。一。把。拉。住。又。值。下。面。一。大。片。的。喧。嚷。聲。那。賊。也。不。免。一。呆。所。以。被。柳。姓。拉。住。了。動。也。不。動。花。衣。郎。眼。快。見。柳。姓。已。把。賊。子。拉。住。急。忙。搶。步。上。前。恐。他。再。強。脫。逃。去。故。即。用。手。在。他。肩。背。上。一。插。將。他。衣。服。拉。碎。露。出。二。只。肩。膀。那。時。花。衣。郎。不。顧。一。切。快。如。風。雲。迅。若。雷。電。手。起。刀。落。結。果。了。那。採。花。賊。的。性。命。麼。却。是。並。不。原。來。被。他。二。刀。後。背。肩。上。穿。了。二。個。洞。那。時。即。在。黃。勝。手。中。接。過。一。根。索。子。來。將。那。賊。的。琵琶骨穿了起來。那時下面鑼聲人聲。鬧得更甚。已是佈了扶梯。

刀的刀。槍的槍。殺喊上來。說道屋上的賊子。一個都不要放他們走脫。這時花衣郎等三人。要緊服侍那賊子。自己又不是壞人。故不以爲意。却冷不防下面一個大漢。擗的一槍。向準了花衣郎腰間刺來。俗語說的暗箭難防。這一槍刺來。花衣郎受傷否。請看下回。

## 第十一回

三俠士夜擒採花賊 淫暴徒惡滿被活葬

却說世上遂便什麼事情。明槍易躲。暗箭難防。往往很有本領的人。能敵許多人。可以分毫不受傷害。有時遭人暗算。沒有防得。一箭一刀。卽傷性命。這是往往有的。下面衆人鳴鑼吶喊。只知屋上是賊黨。很命的殺奔上來。花衣郎等。一心先在擒住了採花賊。不至被他脫逃。所以沒有防得。下面的大漢。用足了力氣。向花衣郎腰裏猛刺。只聽得啊啣一聲。花衣郎面不減色。到是執槍的大漢。一個鬆手。連槍連人。早已跌了下去。頭破血流。幾乎跌死。其餘的人。也不敢上來了。只圍着下面亂嚷亂喊。這却奇怪。那人用槍刺人。花衣郎未曾還手。爲何那位大漢。如此



的不中用呢。原來花衣郎練就形意工夫，柔如綿絮，硬過銅鉄。可以刀槍不入。水火不傷。他方與那採花賊鬥時，見那賊本領不小。刀法又精。不敢輕敵。故馬上使起這形意工夫來。故下面那個大漢，猛力一鎗刺來。不但未傷分毫。反而用力越大。他自反嚮更重。如像一槍刺在鋼版上。用力過猛。手中一震。筋骨皆麻。站立不穩。翻跌了下去。本來這位大漢。普通論起來。本領也已不小。是這家人雇用的教師。領了一般有武藝的家丁。前來捉賊。今見教師都如此。誰敢再上來。只得在下面亂嚷罷了。另有幾個人。早把受傷教師。扛抬了進去。這時花衣郎已把採花賊拿住。穿了琵琶骨。任他有翻天本領。也不怕他驢子變了馬。交給黃勝牽住了。因為普通索子。只好綑縛普通之人。有本領的。遂你用銅條

鐵索。他只要一掙。立刻可將索子掙成幾斷。惟有穿住了琵琶骨。再有本領。也施展不出來了。花衣郎把賊子交黃勝牽住。回頭言道。這却不可不申明一下。不要被他們把好人當了壞人。於是向下面衆人大聲揚言道。你們不要驚駭。賊子已被我捉住了。不要錯認了我們是歹人。若要加害你們。也不等你們這般寫意。現在快請你家主人出來。彼此相見一面。說時縱身一躍已到地上。用手一抬。柳姓黃勝牽了賊子亦已飛躍了下來。花衣郎卽指給衆人看了。那許多家丁。見一人穿着琵琶骨。肩背上鮮血淋漓的。才始相信。此時早有一個家丁入報。那主人帶了僕役。掌燈而出。拱着手向花衣郎等稱謝。請入裏面坐下。開言道。小女若非三位俠豪英雄搭救。恐已入了鬼域。因爲小女生性甚烈。若

非英雄搭救。至被強迫姦污。必然輕身一死。正在危急之時。天賜英雄到此。真大幸也。說着。卽命家人去預備酒席。以款宴三人。花衣郎辭道。那亦不必。我們還須辦好此事。再作計較。主人笑道。諸位已是辛苦了。正好歇息一回。至於那賊已經捉住。明日送他衙門去法辦。正法斬首。以消其罪。花衣郎道。竊入官衙。還不如我們自己辦理。現在官場。我可不相信他們。並且這種淫賊。罪大惡極。你們府上。雖然虛驚了一回。但是有好許多女子。被他姦污姦後。又被他殺掉的。不知多少。非但淫惡。而且殘暴。忍心得非凡。卽是送入官府。也不過斬首示衆。我以爲還不夠。所以我今並非過甚殘暴。必須要用個最厲害的死法處置他。才覺值得。而使後世淫惡之徒。知而警惕。言罷。卽審問那賊名姓。及其他一

切。可是那淫賊。祇說了個名姓。叫做印鑫。其餘並不多說。他眼看已被擒住。惟有一死。說亦無益。所以只咬住牙關。半語不答。花衣郎等到也無可奈何他。柳姓道。再問他也沒什麼意思。不如早些送他往閻羅殿去罷。花衣郎等即商量了一回。末後議定一個法子。是把他生理活埋。花衣郎柳姓黃勝。悉皆贊成。並請那主人。差撥幾個家丁。幫同前去助理一切。主人滿口許可。立刻差了四個家丁。帶了器具。同着黃勝等三人前去。到了僻靜之處。擇定了一塊地方。就叫帶來的那些家丁。開掘一個很大的坎穴。限定一天功夫掘好。須掘二丈深。六尺闊。那四個家丁。掘了一天工夫。果然掘了個很大坎穴。掘好之後。由花衣郎細細察看了一會。度量了深淺濶狹。到了黃昏時候。由黃勝率領了幾個壯丁。

帶了担桶石灰之類。先到那個所在。黃勝先用繩子。縛了一塊石子。宕下去一量。收起來。見有二丈多深。很是合用。那時已經日光接火光。恰值傍晚時候。花衣郎帶了淫賊而至。就問黃勝。一切用具。可曾完全預備。黃勝答說。都已備就。花衣郎倒提了淫賊。說聲下去。把淫賊向窟穴中一丟。咕咚直摔到底。淫賊也不喊救命。只是破口大罵。黃勝等亦一齊動手。早把預備下的石灰。立刻倒下去。幾個壯丁。挑水澆灌。水一澆下。石灰立即爆裂。衆人忙着加灰加水。窟中水灰沸滾。熱氣蒸蒸。向上直騰。那萬惡的淫賊。早已形消肉毀。化成了石灰漿水。石灰化淨。即把泥土填下。比及辦理完畢。已過黃昏時刻了。於是衆人帶了器具回去。忽于月光之下。大樹之旁。似見一個人影。忽又不見。花衣郎等料無別

故也不在心上。及至回來。但見廳上燈燭輝煌。中設盛筵。主人笑迎於門。揖攘而入。推花衣郎坐了首位。柳姓黃勝坐於兩旁。主人居於末座作陪。惟聞一陣環珮叮噹。一個婢女出來報道。小姐特來拜謝三位英雄。花衣郎等急離座謙讓。那小姐深深福了福。仍由婢女等扶入。主人卽舉巨觥勸飲。席間並詢及如何處死淫賊黃勝。卽將活葬情形。詳細說了一遍。那主人皺着眉。似嫌太苛殘忍。柳姓道。論到此種人。作惡多端。一百個死也不冤枉。現在他惡貫滿了。僅以一命作抵。而死他手中的。又不知多多少少了。幸虧被我們擒拿住了。倘若勝不得他時。豈非也要傷在他手裏麼。所以一點沒有可惜。那主人只是唯唯。親自立起身來。代三人斟滿杯酒。笑道。老漢真是粗率。却還沒有問得三位大名。

花衣郎指着黃勝答道。他是關外英雄。是長白山麓黑虎村人氏。那位是師弟姓柳。只有兄弟以花衣郎三字爲名。沒有姓氏。請問老丈尊姓。主人答道。姓陳名德鄰。自幼讀書。未學武術。而心甚羨慕。惜余年老。八十歲習吹打。恐嫌氣短。舍下有個姪兒。名桂芳。年方十六。尙稱聰慧。性亦敦厚。課讀之外。頗思請一教師。授以拳技。但諸位高人。未敢以此委曲。惟所欲費心者。懇請代爲推薦一人。未卜諸位能俯允否。花衣郎道。庸夫俗子。皮毛之術。適足以誤人子弟。而我又浪跡江湖。未能久居府上。只有黃兄。武術深邃。又爲關東巨戶。足爲師表。我們卽席舉薦。尊意以爲何如。陳德鄰卽恭身起謝。言道若能如此。更屬萬幸。卽命僕役入內。喚出姪兒。向黃勝禮拜。卽席拜爲師傅。黃勝雖欲推却。而以花衣郎

及柳姓二人力勸。乃亦慨允。惟須回關外一行。安頓家眷。再入關內。原來黃勝本屬富有之家。此番出門。志在尋師訪友。兼帶遊歷。自己師傅未遇。到收了個徒弟。一則以二英雄之相勸。二以陳德鄰厚意慫恿。三則見桂芳聰慧可愛。所以才答應下來。到了次日。花衣郎與師弟柳姓告別陳翁他去。陳德鄰極力相留。那裏留得住他們二俠。厚送珍寶金銀。也分毫不受。只說後會有期。珍重而別。黃勝亦暫回關外黑虎村家鄉。與妻子家人相會。住了月餘。重又入關。到陳府教授桂芳拳技不提。再說花衣郎與師弟柳姓別了陳府。一路同行。柳姓向花衣郎言道。此時師傅想必又在華山落雁峯了。我們還是先行到華山拜望師傅。再行出來。到各處呢。還是不先到華山。花衣郎道。師傅前曾囑咐過。沒有



重大事務。只管任俠行道。所以不必去得。但是我們別離已久。別後許多事跡。也不妨向師傅報告。報告。依我看來。目今社會上。強暴之人。欺壓善良。層出不窮。差不多時常發生。到處皆有。這俠義之事。是我們的責任。所以不必二人同到華山。只須一人前去拜訪師傅。一人到處巡察。你看如何。柳姓即道。如此甚好。那末兄弟往華山訪謁師傅。再行下山。各行其道。但是何時晤會。何處相見。必須預先約定。花衣郎道。那末以三個月爲期。現正月將盡。決至五月端陽左右。你我在山東泰山丈人峯會面。先到先等。以旬日爲限。你看可好。柳姓道。我也如此想。於是柳姓與花衣郎分別。花衣郎囑托他。在師傅前請安道候。柳姓回說。曉得。二人舉手一揖。柳俠身劍合一。白光如匹練。頃刻影跡杳然。向陝西

地界而去。花衣郎以不趕長途遠路。用不到乘劍飛行。所以仍如常人一般。按站行路。到處打尖逗遛數日。察看地方上風俗。探聽官場的廉潔貪污。以及土豪惡霸。有無欺壓善良。途間經過了不少地方。府縣尚無十分不平之事。心中甚樂。以爲天下都能如此。我們俠士也無所用之。其實那一處。那一年。沒有欺善凌弱。與及一切大小不平之事呢。有時人家飲恨吞聲。畏懼不言。或是孤苦伶仃。沒人替人敢發洩罷了。況且粗枝大葉的探訪。如何就能訪得出來。除非本鄉本土之人。才能有些知道。花衣郎雖然俠豪肝腸。熱心細察。究竟是異鄉路過之人。安能一一網羅不漏呢。一天近午。花衣郎行近江南的松江地界。隨身未帶乾糧。而腹中飢腸轆轤。陣陣作雷鳴。滿擬進了松江城。尋了客店。大嚼

一頓。而見郊外桃花含苞未放。柳芽姣嫩抽綠。夾着菜花如滿野黃金。河水澄清微風吹動。細波微皺。大好春光。是一幅天造地設的美景。令人欲醉。花衣郎愛看了景緻。把腹饑都忘却了。大有如孔子三月不知肉味之概。忽然雲頭四合。如天上張了一幅灰色布幕。天公就此下起雨來。花衣郎見面前就是村莊。足下緊了幾步。卽到了那村上避雨。停立於一家屋檐之下。這時雨絲風片。加緊了工作。雖然躲於檐下。身上仍未免要打濕。正想再覓趨避之所。屋中一個老者探首外望。自語道。雨下得大了。幸未進城。否則又要淋濕。像那天爲了趙家之事。淋得像落湯雞一樣了。屋內一人答道。豈不是嗎。落濕了衣服。就好更換。像趙家那樁事情。這濕布衫永遠脫不掉了。言罷只是嘆息。口音是個老嫗。

聲音。花衣郎聽了這種沒頭沒腳的話。山東人吃麥冬。一懂也不懂。不知他們在說的什麼。老嫗說的時候。探首外望的老翁。愁眉苦臉。半語也不發。向天看看。又向地上看看。回過頭來。見了花衣郎。上上下下的看了一遍。呼道。客人那裏來的。天公雨下得這般大。立在檐下。仍是要淋濕的。不妨到屋內來坐坐。等待雨點停了。再行路程吧。花衣郎一邊答謝。一邊舉步走入屋內。老者在一隻竹椅上。用抹布拂拭了一回。指着請花衣郎坐下。花衣郎見老者。五十左右年紀。貌甚忠厚。老嫗像是他髮妻。從桌上提了一把錫茶壺。滿斟了一杯茶。敬給花衣郎。花衣郎聽了方才二老之語。滿腹狐疑。今得被邀入屋。有了談話的機會。且彬彬有禮。和霽可親。卽先行開口問老者姓氏。以便言談之間。探詢方才

所聞的隱語。老人答道。姓錢名坤江。世居於此。耕種爲業。有二子。因田畝不多。皆出外習藝。長子二十一歲。名阿虎。習木匠。次子名阿狗。十九歲。習裁縫。故家中只我老夫婦二人耳。花衣郎問及趙姓是什麼人家。與你們姓錢的什麼關係。錢坤江聽了。大大的發呆。心想他是陌路之人。如何知姓趙不姓趙。因此呆了。不知所對。花衣郎見他們老夫婦二人如此。心下更加奇怪。正待再要詢問。捧捧的兩聲。呼呼的風聲之中。夾着二個女子的哭聲。非常的淒涼而悲哀。而呆着的二老。如着了什麼似的一聞此啼哭之聲。眼圈陣陣發紅。淚珠點滴。奪眶而出。花衣郎細聽哭聲。是起於前邊一埭屋內。花衣郎此時急不能耐。問錢坤江道。那家有婦女啼哭得很悲哀。是不是死了人麼。你們二位老人家。又何

故亦陪着丟眼淚呢。要知錢坤江如何回答。請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

三俠土夜擒探花賊

劍光刀影……誅惡漢……大打出手

飛簷走壁……逞英雄……大獻技能

血花劍……寫出了如許驚人奇事……可歌可泣……

人世間有意想不到的奇事……血花劍都能盡量的敘述

人世間有意想不到的奇人……血花劍都能個個的描寫

跌入皮網室 大俠遭擒！

綁入剝人房 險中遇救！

●地窟中暗裏藏嬌

●粉粧樓想思美人

寫武俠處……令人心慌……

寫香艷處……令人心蕩……

本書是一部有事實有來源的武俠傑作不可不看



特價 全書都三十萬  
定價 裝成一冊  
特價 二角五分  
特價 二角六分

上海育新書局總發行所

外埠函購  
寄費加一

## 第十二回

聞悲啼俠士仗義鳴不平 搶孤孀舉人深夜丟腦袋

話說花衣郎見錢姓老夫婦二人。聞了人家哭聲。陪丟眼淚。又聽得那哭聲悲慘不過。急向錢坤江詢問。錢坤江舉起右手。牽了衣角。揩了揩眼淚。才回答道。正是死了人。已有十個多月了。花衣郎道。那末你同他們有什麼關係。也這般的傷心落淚呢。錢坤江道。他們就是姓趙。是我們的姊姊夫死了。只一年有半。今年又死了個獨養子的外甥。姑媳皆做了孤孀。你想命苦不命苦呢。花衣郎說道。真是可憐。錢坤江歎了一口氣道。人生總有一死。生死大數。也沒有什麼。只是他家的悲哭。是爲着比死了人。更悲哀的事情哩。老嫗不待坤江說罷。雙手亂搖。阻住坤



江不要說下去。似乎有什麼絕大危險似的。花衣郎道什麼事情。你只管說給我聽。不要當我這陌路人沒用。或者可以援助他們呢。錢坤江二只眼珠。只向花衣郎看個不住。又搖搖頭說。你是過路人。幫助不來的。花衣郎道。看我這樣一個人。什麼事都能幹。遂便什麼都不怕。我平生救助別人的事情。每年總有數十件。快說給我聽聽。錢坤江仍是囁囁不敢言。花衣郎道。你既不肯說給我聽。那麼你可以領我同到趙家。與你那可憐的姊姊見見嗎。錢坤江含了眼淚。點點頭。領着花衣郎。張了一頂紙傘。跨出門口。兜繞到前面。踏進趙家。只見客堂中設着一座靈台。一中一側的二個牌位供着。裏邊人似已聽見了人聲。走出一個老媽子來。錢坤江卽叫了聲姊姊。爲何又啼啼哭哭呢。那位老媽子眼

睛哭得紅紅的。問着錢坤江道。這位是誰。坤江道。是過路客人。因躲雨到兄弟家中。忽然聽見了姊姊這邊。哭得悲哀不過。特地過來望望。說着與花衣郎一同坐下。坤江的姊姊。對面坐着。瞪着一隻眼睛。只向花衣郎呆看。花衣郎開口道。老婆婆。你們啼哭得這般淒慘。想必不單是爲了家裏死了人。必然另有苦衷。不妨告訴我聽。我自有力量的替你們想法。須知我是個專管人家閑事的人。扶弱削強。不怕權勢。遂你一等官府大員。王親國戚。或是極有勢力的人。我偏要與他們做對。方才我問你的兄弟。他不敢說。你若說我聽了。保險替你出氣。言時挺身拍胸。肝胆如見。那老媽子氣憤填胸。無以發洩。今見花衣郎義形於色。姑且說給他聽聽。於是嗚嗚咽咽的言道。丈夫趙書耕。是個寒儒。教讀謀生。

藉以糊口。去年病歿。而家無餘蓄。無以爲殮。那時城市西門的舉人周自牧。到我弟坤江家裏。說是與先夫少時爲同窗。今以憐惜先夫身後蕭條。送來銀子二百兩。囑爲先夫治喪之費。由我弟坤江爲中。由小兒文六出立借據。那時我們正在手足無措。得此資助。恩同再造。周舉人並向老婦言道。以後若有受人欺侮等事。舉人願代我們干涉。並用許多言語。安慰了一番。老婦感激之餘。令小兒呼之爲義父。舉人亦常來我家。照拂一切。或遣人來慰問家事。花衣郎道。有了舉人老爺。這般青眼相顧。你們什麼事都不至受人委曲了。還有什麼悲哀呢。卽是兒子年紀輕輕的死了。也是他壽命如此。宜想得開些。哭亦無益。再不能把死人哭活了轉來。花衣郎這樣一說。那老嫗眼中的一串珍珠。斷了線。

連三接二的滾跌下來。胸襟上濕了一大片。吁的一聲嘆道。像舉人這般雪中送炭。果然世上少有。說至此。嗚咽不能成聲。花衣郎道。真是好人。難得難得。不想舉人班子之中。也有如此好人。真是不易多得。那又何必這般悲傷呢。那趙錢氏揩了眼淚。續又言道。可是舉人那般照拂。反送了我兒子之命。累得我那媳婦。年輕家寡。這還罷了。却又有更悲傷的事情哩。花衣郎聽了這番話。非常蹊蹺。於是叫老嫗源源本本的說出來。不要隱瞞半點。也不要畏首畏尾。害怕什麼。老嫗低着喉嚨。輕輕言道。那周舉人借了銀子給我。家。辦理喪事。並常來照拂。表面上說來。是非常仁義。可是他們是什麼人。這般好法麼。偷雞賊撒米。難道真的喂雞嗎。原來他是另有作用。起初還是隱隱約約。後來却漸漸的眞

相顯露。他却一眼看上了我的媳婦。想收爲偏房。曾經幾次三番。差人來說。周老爺如何優待你們。你們也該報效報效。他現在看中了你家媳婦。也是你家媳婦有福。倘若順從了他。把媳婦獻給周舉人。可以把從前的借款。不必還了。另外加送二三百兩銀子。豈非仍可娶一個媳婦。落得討好了舉人。並且以後你家之事。周舉人皆肯照拂。你家的後福。真是不淺哩。我聽了這話。一佛不出世。二佛涅槃。這事不但我的兒子不答應。就是我的媳婦。也誓死不從。周舉人幾次的軟騙硬哄。可是我家媳婦。執意不肯。後來弄得周舉人發了火。迫訂那項借款。急如星火。可憐我那兒子。年輕氣盛。一時怨憤。尋了短見。白白送了性命。周舉人仍是不肯罷休。從我兒死了。見我們婆媳二人。都是女流。輩。又來

軟騙。以爲我家媳婦死了丈夫。年輕孤孀。終不易守節。容易答應。所以一次托人來說不應。第二次又托人來。不知經過好幾次。可是我家媳婦深恨丈夫爲着他們而死。更其不肯改節去事仇人。把來說項的。痛快的怒罵。那般說項的人。不敢再來遊說。周舉人初尙認耐。滿望日久心移。現在事隔許久。見我媳心如鉄石。無法可想。竟想了毒計。說我姑媳二人。姦姘強盜。坐守分贓。衙門裏把老婦人等提了進去。吃了不少苦頭。後來終以沒有證據。也無強盜。監禁了幾時。依舊放了出來。現在又差人來說。若肯好好依從。吃着不盡。若仍執拗不從。也要前來硬搶。所約的日期已近。想往親戚家暫避。皆不敢招留。我們是女流之輩。無法可想。况且日期已近。眼見得姑媳即將分離。因而悲從中來。惟有相

對悲哭而已。花衣郎聽了。劍眉倒豎。切齒言道。天下有這種亡八羔子。別人怕他勢大。不敢惹他。我偏不服氣。要去見見那個壞蛋。老嫗勤阻道。不要造次。他家房屋極大。又有幾個大本領的拳教師。倘若前去。反遭其害。花衣郎笑道。他也只是一個舉人。家中房屋雖大。究不是王宮金殿。幾名拳師。亦不是天神天將。即是千軍萬馬。四週防着。別人不敢去。我花衣郎却不怕。言罷。站起身來。向外一望。言道。雨點倒停了。你們姑媳二人。不要再悲啼哭泣。好好度日爲是。那個惡奴。今夜我必去除掉他。一爲你們出氣。二爲地方除害。老嫗想要阻止。花衣郎已踏出大門。去得遠了。到了城市。走入一家館子中。點了幾樣菜。飽吃了一頓。從堂倌口中。探知了周舉人家的所在。走出飯店。落了客寓。休息了一回。

等到了黃昏燈火時候。結束好了身上衣裝。藏了寶劍。把火熄滅。推開窗口。輕輕把脚一蹬。已跳上屋面。飛過了好多屋宇。到了西門相近。見一所巍巍大廈。屋宇毗連。仔細探察了一遍。估量上去。是周舉人家。屋宅門口的形式。彷彿與堂館所說無異。但是這萬惡的舉人周自牧。不知他住在那一間內。到不可不偵查個仔細。於是花衣郎在屋頂之上。跳來躍去。察探下面各屋。足有一刻多工夫。周家屋上。雖然有人踏瓦越脊。但是半些聲息也沒有。因為花衣郎的工夫深不過。因而屋內。沒一人知道屋上有人。這時花衣郎。便由圍牆上。使了一個穿枝過梗的身法。颼颼的躍登正房。又用個遊蛇貼地之勢。爬向房前的檐坡。由抱柱上順勢而下。此時房中燈火輝煌。照徹窗際。已聽得吱吱格格之聲。



以爲必是周舉人的臥房。或者在那裏與老婆尋歡哩。只聞一個婦人口音。怪聲妖氣的言道。你這孩子。真是福薄。你服侍了我太太。却不是天大的造化麼。你又怕什麼呢。儘量放心大胆的是了。花衣郎卽在窗縫中向內張看。幾乎要好笑出來。原來一個四五十歲左右的婦女。膚色帶些紅黑。正高舉了一雙粽子式的小脚。仰臥在一只坑搨上。胸口上揷定個十七八歲的俏童。正在弄得有聲有色。津津有味。那個俏童。露出一身雪白的皮肉。被揷在那老婦身上。如一個白袍小將。騎着一匹赤兔馬。只見那老婦顛狂簸弄。頗有大嚼江瑤柱之勢。正在亂嚷亂喚。浪聲大作。花衣郎料知是周舉人的正室。戀愛着一個小白臉的家。僮在那裏興風作浪的宣淫。這也是他舉人作惡多端。污佔了許多人。

家女子。所以當代的果報呢。正想去捉住他們。忽聽得東院中隱隱一陣女子潑泣之聲。花衣郎卽向東院而去。蹲在屋頂上靜聽。聞得泣聲之中。接連的一陣沉吟悽慘之聲。婉轉甚哀。而一個男子聲音帶笑帶說道。人家沒有福氣進我的門。苦在我看不上。能得我眼中賞識了。穿綢食肉。婢奴侍奉。姨太太叫得應天响。豈不寫意。徧徧你還如此執拗。我却很憐惜你。絲毫不難爲你。要是發起皮氣來。誰敢掘強。現在我耐一百分的火性。你真不識抬舉。花衣郎一聽口吻。察其語氣。必然是周舉人了。但不知誰家的女子。被他捉入了藩籠。受他威嚇強迫。在那裏如此作踐。花衣郎一足勾住了屋檐。倒身下掛。從窗隙中窺個明白。只見一個妙齡女子。被一個娘姨似的中年婦人。按住了雙手。仰面朝天。

橫陳榻上。惟衣服尙未剝去。一個五十多歲的男子。八字鬚兒。立在榻在灣腰曲背。作欲進攻之勢。看得花衣郎眼中幾乎出火。又聞那中年婦人言道。好妹妹。你若歡歡喜喜的順從了老爺。老爺多麼的歡喜。愛穿愛吃。什麼都遂你的心。人生世上。年紀活着要老的。能有幾年風光。落得吃油着綢。過一輩子寫意日子。比在家裏跟着你婆婆二人。姑媳守寡。守到白髮。也不出頭。人家想求富貴。沒有福氣。巴結不上老爺。虧你還如此作強哩。況且已到此地。強亦無益。切莫惹得老爺火性。吃了大虧。奧悔也來不及的。那女子這時哭得更厲害了。花衣郎聽說姑媳不姑媳心下一想。莫非卽是日間的趙家媳婦麼。原來這日近晚。周舉人家的幾名拳師。帶了如狼若虎的很僕。到趙家來強搶過來的。花衣

郎忽忽別時。前脚後脚。相差沒多辰光。趙家媳婦卽被搶了去。花衣郎當時與趙錢氏講話時光。趙錢氏未說日子。只道約期將近。無法可想。所以悲泣。花衣郎也未及問明。故比及花衣郎此時到周家。姓趙的媳婦。已搶到周家。周自牧滿望着暢快尋場歡樂。不料趙家媳婦。寧死不肯。並不畏勢屈服。一味的哀啼求死。把個周舉人一團高興。如當頭澆了一大盆冷水。完全打消。所以那女子未被沾污。周舉人因心愛不過。耐着滿肚子的氣。還望他日後轉性。因而嘆了一口氣。在床沿上坐了下來。聲息都不响。惟有那個中年婦人。要在主人前討好。嘮嘮叨叨的。向那女子解勸。花衣郎聽了。心想周舉人果然可惡。而這種助桀爲虐的婦人。真是罪大惡極。廉恥喪盡。卽用劍頭把窗門撥開。喝道。你們有

福儘享。何必強沒福人享受呢。這時房中三人都嚇得哭不出笑不出。周自牧捧捧的抖着說道。要——要——要銀子——儘可商——商——沒後一個量字。還未說出一條紅線一繞。血花四濺。周舉人的頭已滾了下來。那個中年婦人張大了口。想巨聲喊救。可是舌頭喬強一點也喊不出來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紅光迴纔過來。那婦人只覺頸上一涼。噎的一响。早已追上主人。倍了同往閻王處去了。花衣郎搖搖手。叫趙姓女子不要嚇。卽開了箱子。見內有幾百銀洋。就向懷中藏了。原來大批銀子都藏在太太房中。這裏是另星少數。花衣郎已把銀子藏好。提筆在壁上寫花衣郎殺的幾字。乃向床上的女子道。不要害怕。我是特來救你出去的。於是卽背上那女子一躍而出。送至趙家。使他們姑媳會面。並把胸

前的銀子。摸了出來。送給他們姑媳二人。趙錢氏認得是昨天的那陌路人。卽同媳婦跪了下來。叩首拜謝。並問俠士姓名。花衣郎道。這也不必。但望你們姑慈媳孝。好好度日是了。說罷騰身一躍。及至趙錢氏與媳婦。抬起頭來。人已不見。姑媳二人。只是向空中跪拜了一陣。默祝俠士長命百歲。身體健康。祝畢而入。却說花衣郎。在趙姓姑媳二人跪拜之時。一躍而去。仍舊回到客店。次日黎明。卽離了松江。經過上海等縣。由寶山一路沿江向北。來到瀏河。日夕遊玩。探訪一切不提。且黃勝說。自從與花衣郎等別後。隔了不多幾日。也卽拜別了陳德鄰。一路向北。回到長白山麓。在黑虎村家中。住了約有一個月。因約定陳家姪兒。拜他爲師。學習拳技。所以黃勝又別了家鄉。又來到陳德鄰家中。教授德

鄰的姪兒桂芳拳技循循善誘。由淺入深。那個陳桂芳亦很是用心。努力習練。德鄰對於黃勝。百萬分的敬重。所以賓東之間。非常相得。情誼之厚。如同骨肉。可是爲期未久。陳家忽然出了一樁禍事。一天早上。黃勝才起身洗過了臉。正待桂芳同至庭院中。溫習一切所學拳術。忽聞東邊廂屋內。一般家人庸僕。交頭接耳。慌張非常。黃勝很爲奇怪。又不見桂芳及德鄰。恰巧一個老家人。從內室出來。黃勝卽開口問道。衆人心慌意亂的爲着什麼。老家人道。老主人及小主人。不知到何處而去。況且主人從來不輕易外出。卽若出門。亦必知照太太。及我們家人。今忽失蹤。事很蹊蹺。所以合家之人。多心慌意亂起來。太太在房中。已哭得發瘋一般。不像個人哩。黃勝也發急起來。卽同老家人。到太太房中。

細細察看了一回。毫無異跡。正要跨出房門。抬頭一看。見房門上貼着一張紙條。取下看時。嚇得滿身大汗。紙條上寫些什麼。請看下回。



# 風流女俠



看！人世間有多少風流孽債……有冤難白！

~~~~~ 僥倖……這一位風流女俠……晝伏夜行……赴風流窟……大打抱不平……  
使天下有情人……都成眷屬……看了令人稱羨不已

●寫風流事實 如醉如痴

●寫義俠驚人 有聲有色

設意勝過紅樓 佈局非常曲折

是書慷慨悲歌亦香亦艷，是眞有非常之才，乃作此非常之事，愛看諸君盍購閱，

特價

全書洋裝一大厚冊

定價大洋一元二角

特價大洋五角六分

上海育新書局總發行所

外埠函購

寄費加一

## 第十三回

尋門徒茶室訪消息 報師仇江心種荷花

却說陳家府上。因爲主人陳德鄰。以及姪兒桂芳。一老一小。二人都無端失蹤。急得合家上下之人。如蒼蠅摘去了頭一樣。更其是那位德鄰的夫人。憂急哭泣。如痴如狂。黃勝也猜想不出。同老家人到太太房中。上下四週。仔細的察看了一會。看看有什麼破綻。惟見室中。一些看不出什麼疑點。方在出房門的辰光。偶然抬頭。發現了一張紙條。貼在房門之上。黃勝卽把紙條取下。不見時到也罷了。一看那紙條時。嚇得混身大汗。原來那紙條上面。寫着幾個字句。道是爲報服仇隙而來。你們把人土中活葬。傷人性命。現在我們來。把你家之人帶去。生種荷花。水

中活葬。以爲答報。另外一個少者。算是加些利息。所以請你們不必狐疑。各處尋找。荷花盆不種在近處。你們可到長江下遊。吳淞口相近之處。招魂罷了。下邊並不款署名字。下面畫着二把雙刀交叉着。末後三橫一豎。是個王字。黃勝就會意這幹事之人。叫做雙刀王。黃勝卽將此意告知了老家人。叫他不要說給太太們聽。一面黃勝卽更換了服裝。別了陳府。一路向吳淞進發。路上一路留心察探訪問。打聽這雙刀王是何等人物。並想及紙條上的字句。知道二人性命。必然無救。惟須打聽着了。這雙刀王。與他見見高低。慢說黃勝一路探詢訪問。却說陳德鄰與姪兒桂芳如何被他們綁去的呢。原來那天花衣郎等。在荒僻之處。活葬那淫賊之時。不是於月光之下。大樹之旁。忽覺有一個人影一

閃麼。那時因沒有留心。未曾探察。其實這淫賊活葬之時。他有個最有本領的徒弟。名叫雙刀王。是來探訪師傅的。却是沒有訪得。傍晚時光。因爲在郊外貪玩風景。白相得晚了。正欲回寓。見遠處一羣人影子。在那裏掩埋什麼似的。他就隱于大樹之旁竊窺。但以夜間月色朦朧。看不清楚。不知道理的是誰。後來聽見有人傳說。是陳府小姐房中。來了一賊。並不竊盜物件。要强姦小姐。却被陳府請來的幾名大本領人。把那人捉住。活活的埋死在郊外。聽說這賊也有了不得的本領。只因雙拳不敵四手。而且陳府拳教師。同師弟兄三人。皆有泣鬼驚神的本領。故被擒住。雙刀王聽了。估量是他師傅。後來又到各處探訪。及訪問各處相識之人。都說自某月以後。未曾見過雙刀王。一按時日。乃決定是

他師傅無疑。於是一心要來報仇。又想師傅的本領。尚且被他們捉住。所以不敢造次。又打聽得黃勝在陳府爲拳師。所以不敢忘動。另外約定了二三個同伴。於夜深三更之後。探知了德鄰的房間。從窗縫中。用迷魂香噴吹進去。把室中之人都悶倒了。然後開了窗口。把德鄰及桂芳二人。捲盜了出來。捲到預先雇下的船上。行了一程路。又改行陸地。行過若干路。又取水道。水路陸路。屢次更易。所以黃勝馬上追趕訪問。亦不容易訪到追得。實在此時。雙刀王綁架了陳德鄰等。一路進行。相隔亦沒多少路程。惟姓陳的二個人。被悶香悶了。只是迷迷恍惚。由他們擺佈。雙刀王到處只說自己有了病。護送回鄉。所以一路上安然趕路。並無別話。一面人多。所以行得慢。黃勝身輕體捷。行趕得快。故却

超出了雙刀王等之前。不果路程不同。所以未能撞見。那天黃勝已到  
了瀏河地界。踏進一家茶館。泡茶休息。並想乘便打聽。一打聽。知道離  
開吳淞。已是相近。於是黃勝格外注意。就問茶博士道。這裏地方上。近  
來可有什麼新聞。茶博士說道。某家產了一個妖怪。某處人家捉姦。本  
夫反被姦夫打傷。黃勝一聽。都是些不足爲奇之事。說道。水道上可有  
什麼新聞。那茶博士欣然答道。有的有的。你若不問。我却忘懷了。黃勝  
以爲消息來了。提起精神。側耳靜聽。茶博士侃侃而談。言道。前二天。海  
塘邊來了一只船。實在是長江出口之所。海還在吳淞口外。三夾水外  
邊。而該地人民。多把江口稱作海塘邊。黃勝聽說來了一只船。更加注  
意。茶博士道。船上有四五個人。老的是長衣。有的是短靠。似

乎是乘客。黃勝因爲胸中有了城廓。一聞老的少的這句話。卽疑心是陳德鄰。與自己的愛徒桂芳了。急不及待的問道。那船行向何處。茶博士道。從外面行近海邊來。還未行到。忽然橫裏來了一只水警巡船。飛也似的行上去。船頭上坐的一老一少二人。不知何故。被後邊的人一推撲通一聲。皆跌入了水中。黃勝聽了。不覺立起來拍案大叫。把茶博士一把拖住。問道。後來怎樣。嚇得個茶博士目瞪口呆。莫明其妙。半晌說不出話來。許多茶客。皆走了攏來觀看。那時忽然有人在黃勝背後。把黃勝也是一把拉住。黃勝急回過頭來。一看原來是花衣郎。不由心中大喜。當卽一同坐下。把陳德鄰失蹤之事。告知了花衣郎。原來花衣郎。在松江代抱不平。殺了周舉人。救出難女趙氏。卽向瀏河而來。到已

旬日。看看沒事。方想明日動身。再往別處。這天閑着無事。野鄉風景也玩得壓了。住在客店中。又是悶悶的。故此來到茶館內。散散悶氣。忽見那裏聚了一大堆人。特地走上來看個明白。撥開衆人。挨入裏面。看見一個是茶博士。一個却是黃勝。花衣郎好生奇怪。心想黃勝也到了此地。拖住了茶博士。却又爲了什麼呢。若言語之間有所冒犯。這般膿包子。經不起我們一拳半腳。況且這種是小人。大人不作小人之過。同他們爭吵些什麼。深恐遲了。黃勝動起手。這種茶博士又不經打。所以不及招呼。在後邊一把將黃勝也拖住了。黃勝見了花衣郎。不待他詢問。卽把事情告知。花衣郎聽罷了黃勝的話。怒冲冲地言道。這事我們幹的。賊黨却向陳姓尋仇。我們那裏對得住姓陳的呢。旁的閑事還管。何



况這些事情呢。拉着黃勝就要走。黃勝道。沒頭沒腦。何處去尋那賊黨。我與茶博士問話。還未講完哩。不如問個仔細。以明真相。再定行踪吧。花衣郎點頭道很好。黃勝於是又向茶博士詢問道。後來如何。那時茶博士已嚇得滿面珠汗淋漓。這時驚魂方定。乃從肩上取下一條手巾。揩去了面上的汗。言道。水巡船飛行上去時。不知如何。後面的人。用手一推。把前面一老一少二人。推下水中。巡船上的兵士。即大聲言道。了不得。犯了人命哩。二船靠近。監視了船中幾個人。一面急用竹竿篙子。向水中打撈。却打撈不着。隔了好久辰光。才見遠處二個屍體。載沉載浮。在水面上隨浪上下。漸漸浮至巡船後梢來。船上兵士。即極力撈救。到船上一動都不動了。黃勝搖著頭嘆氣道。可憐可憐。眼淚幾從眼眶

中落出來。花衣郎也嘆息不已。茶博士嘆嗤一聲笑道。原來一老一少的屍體。却是假人。外面一樣的着了衣服。裏面却是滿藏了許多私鹽。以及一切違禁物品。聞說後來。那船家被帶了去。不知道罰了多少銀洋。才算了結。你想不是一件奇事嗎。花衣郎道。原來如此。我們走罷。快去打聽。或者可以救得姓陳的。遲了恐要弄糟了。黃勝道。我想二人性命。必然早已斷送于賊手。必過我們此去。若得找到了賊黨。千刀萬割。手刃了那賊子。也算替陳家報仇。並且一出我心頭的憤氣。說着二人出了茶館。走淨市梢。轉了幾個灣。已是荒野之所。惟見潮水奔騰。塘岸高聳。二人立在堤上。對着汪洋大水。默然久之。黃勝道。沉沉江水。滔滔滾滾。從那裏去探訪呢。花衣郎道。這也憑天判斷了。况且他們種了荷

花連屍首都不會浮起。黃勝是生長關外之人。崇山峻嶺。陸地居多。所以水裏種荷花。這個名詞。惟知爲一種處人死地之道。想像得之。究竟如何方法。不知其詳。乃問花衣郎道。怎樣叫種荷花。如何屍首不會浮起。花衣郎道。人身上懸縛了石頭。入水發輕的。有時要浮起。或得久之後。繩索爛斷了。仍要上浮。惟有用繩索把人綑綁個結實。把一個磁壘。合套在足上。倒提了向水中擲下去。只會下沉。不復浮上。這叫做種荷花。是最慘酷的處死方法。同我們那次活葬淫賊。一樣的厲害。黃勝聽了。毛髮悚然。似眼見陳德鄰與愛徒二人。被賊黨在那裏拋種荷花。英氣勃勃的壯士。不禁吊下幾點眼淚來。臨風揮涕。還是花衣郎解勸他。不必悲傷。呆立在這裏也沒用。還是一路沿着水岸。向東行走。留心船

隻來往的形跡吧。二人乃沿岸東行。也不見甚麼。惟見帆船來往。大小不一。又看不出船上的一切。遠遠望去。最近的船隻。船上人物。頭面亦祇黃豆大小。分辨不出眉目。遠處的船上。更其是看不出了一路沿岸前往不提。再說那雙刀王。爲了報復師傅被人活葬之仇。全恃了悶香的力量。把陳德鄰及桂芳。從陳府捲盜綁架了出來。防備陳家天明時發覺。教師黃勝是有本領的人。必然要追蹤援救。所以並不取道普通途徑。抄走着特別路程。忽而陸地乘車。忽又水道行舟。一直向長江下游。吳淞口長江出口處而來。因此一路之上。始終沒被黃勝等撞見。論到所趕路程。反而黃勝超在前面。雙刀王等落後。行行重行。眼見吳淞口在望。雙刀王意欲即實行下手。但仍心下遲疑不決。即與同行的幾

個羽黨。互相討論商議。究竟把這二個東西。荷花於何處爲宜。就在此時這裏下手。人靜水深。早些結果了。我們也可輕輕便便的。或是上岸。或向別處而去。其中幾個羽黨。皆是無可無不可的。任便雙刀王什麼辦法。其中只有一個發表道。我們把這二個東西。好容易綁架了出來。並不卽行下手。辛辛苦苦的。弄到了這裏。途中不知多少路程。現在爲何反發急起來。急於下手呢。我看不如將船再行出一程路。到了吳淞口的三夾水。那裏三路水道的交點。流急水深。盤旋如同螺絲。到了那處。然後把二個荷花種下。借着水勢盤旋而下。豈不是絕妙之處麼。並且就輕輕易易的。放種那二個荷花。猶如睡夢之中。連着天地混沌。一些也不覺驚駭與痛苦。豈非太便宜了他們。很該用醒藥將二人灌醒。

責罵他們一番。推至船頭上。令他們看看這凶險的水面。嚇他們個魂飛魄散。痛苦得半死半活。然後種他們荷花。才快我們的心意。也不枉了我們吃辛吃苦。提心吊胆的。趕了這許多路哩。就是師傅陰魂有知。也必拍掌稱快。衆人都道好法子。好法子。雙刀王亦很以爲然。一面卽將船開行出去。一面用藥灌醒了陳德鄰及桂芳。德鄰桂芳二人。一路被迷藥濠住了。昏昏沉沉。如醉如夢。到也並不覺得驚怕痛苦。此時被他們弄醒了。睜開眼睛看時。見身在船中。艙外一片汪洋大水。波濤起伏。已很心驚。又見二邊狀貌猙獰之輩。手執亮晃晃的單刀。暴聲說道。不許响不許動。違了立刻砍死你們。德鄰桂芳二人。那裏敢違拗。連鼻涕水也不敢一縮。腹中饑甚。却又不敢喊餓。惟見衆惡奴。興高彩烈。圍

坐喝酒。一會兒已到了三夾水。是黃浦長江海口的交叉處。水勢格外急流厲害。遠望過去如盤旋渦一般。萬分可怕。不由得眼中流淚。相對慘然。那時早有幾個惡奴。吃得酒氣蒸人。七手八脚。上來把德鄰桂芳二人。雙手反至背後交叉了。用繩索重重綑綁。縛得個結實。又捧出二個大磁壺。套上二人腳上。雙刀王嘻皮笑臉的。對着陳德鄰說道。這裏水很好。今天就把你們葬下去。明年今日。即是你們倆的週忌。說着哈哈大笑。雙刀王卽命一個黑皮力壯的惡奴。倒提了個陳德鄰。另命一個身長力大的羽黨。提了個陳桂芳。雙刀王言道。且慢拋出去。先倒提了。使他們頭上試試水。嚐些小味道。然後望準了那大水盤旋之處。用力拋去。讓他們同入水晶宮裏去。會會那海龍王。說着又相對大笑。其

餘的惡奴。皆拍掌歡呼。一種殘忍虐暴的情狀。真是殺不可赦。一陣歡呼聲中。二個惡奴。把德鄰桂芳。顛倒提着。就船舷旁邊。提宕下去。顛了幾顛。德鄰桂芳。顛得滿頭是水。幾乎氣也回不過來。口中吐出一大口水。哎——哎——哎呀。聲音從喉間轉出。悽慘萬分。卽是鐵石心腸。聞了也要酸楚軟化。可是那般惡奴。反以爲樂。半點沒有惻隱之心。雙刀王見已試過了水。雙手叉着腰說道。送他們去罷。二惡奴橫提了德鄰桂芳。作勢蕩了幾蕩。望準三夾水中拋擲之時。撲通一聲。水花上冲。飛濺得滿船頭。點點如同淋了大雨。還夾着血點。頓時船上哄然。一陣的巨聲怪叫。响若雷鳴。以後如何。請看下回。



.....何一峯先生最近傑作.....



# 五嶽劍仙傳

是一部空前未有.....最偉大的創作.....

## 寫衆俠客

~~~~~各有門戶.....別具絕技~~~~~

## 寫衆祖師：志道不同：有好有俠！

●秘密窟：陣佈五行生剋  
淫僧惡霸姦淫閨閣千金

●情節的是離奇  
佈局絕稱奇妙

本書爲當代小說家何一峯先生所著，先精談武術，獨好小說家言，本書爲其得意之作，敘述五嶽各派開派宗祖之劍術，神奇莫測具有源流，全書統以當時社會不平之事作爲背景，而以五嶽派諸人爲主角，一筆寫來有聲有色，而以情節之奇更爲近代作家所重視，愛看諸君盍速購閱。

定價五元  
特價二元五角  
上海育書局總發行所

外埠函購寄費加一

第十四回

巨聲怪叫惡奴喪魂 喉破聲嘶丈夫慘斃

却說二惡奴各提着一個人。聽見雙刀王一聲命令。說是送他們去吧。立即向外拋去。恐怕拋不多遠。所以把人橫提手中。向外向內。蕩幾蕩助勢。拋擲之時。還未拋出去。嘖通一聲。水花與血花飛濺。船上惡奴。頓時哄然。响若雷鳴似的。巨聲怪叫起來。我還當是吶喊助威。實在却不是。原來正將拋出。末後向內一蕩。黑皮力壯的惡奴。嘖通跌入水中。腦袋在船頭上亂滾。逢人便咬。另一個惡奴。亦倒身合撲在船首。腦袋與頸項。互相分離。祇賸一寸多皮。連着不斷。雙刀王的脚背。却被黑皮力壯的惡奴。頭一口咬住不放。雙刀王又痛又驚。仰面朝天。橫跌在船

面之上昏暈了過去。一手一足垂宕在船舷外面。另外幾個惡奴見此情狀。皆嚇得魂飛天外。魄入水中。巨聲怪叫。急慌慌向艙裏亂竄。那船身左掀右側。幾乎翻合過來。德鄰桂芳二人的性命。及誰來救獲的。閱者諸君。必要急問。在下亦不可一爲表明。原來正在作勢拋擲之時。向內一蕩。忽然天空中飛下一條白光。閃了一繞。惡奴早沒了性命。手裏一鬆。德鄰桂芳二人。骨碌碌滾向船艙口頭。都沒有入水。真是天大造化。何來救難之人。可是黃勝及花衣郎麼。那却不是。因爲花衣郎等。雖然極力探訪。可是那裏探訪得到。來救二人大難的白光。却是柳姓與師傅壽佛。前回書中。曾經叙述過柳姓與花衣郎離了陳家。卽在途中分別。說是往陝西西安府地界。華陰縣地方。華山顛上落雁峯。去拜訪

師傅的麼。那時柳姓。挾劍飛行。途中並不耽擱。一逕到了華山。在落雁峯上見了師傅。那時壽佛正在峯上洞中打坐。見徒弟柳姓來了。卽開言道。你們幹事太慘酷了。雖然爲民間除害。正大光明。但是儘可慧劍一揮。爽爽快快。送了惡人性命。何必多費手脚。將來還要惹出禍來。助人反變害人。柳姓卽稟明那賊橫行不法。惡毒不過。所以大家商議。用生理活葬之法。並詳述當時一番情狀。壽佛道。不必說了。我是早已明白。那天因爲念起你們。當卽捻指一算。知道你們還同着一個黃勝。共同擒賊。以及一切處置方法。但這種方法太覺慘酷。以後切勿再幹。那時我卽算知那賊的徒弟。本領敵不過你們。不敢來尋仇明鬥。他們就遷怒於姓陳的身上。日後必然亦用慘酷法子作報復。柳姓聽了大駭。

連說害了人了。好漢自做自當。這事是我與師兄及黃勝三人所幹。豈非反害了姓陳的麼。那是過意不起的。師兄亦已離了陳家。相約要到五月端陽。在山東泰山。才可會晤。黃勝雖然由我們推存。留在陳家教他姪兒桂芳。可只祇他一人。如何禦敵。況且臨別時。黃勝也須先回關外。往家鄉一行。黃勝走了。還有那個防禦抵敵。不如我即前去。住在陳家。以防不測。說着叩別師傅。即欲下山。壽佛言道。那亦不必性急。早去亦是徒然無益。暫且山上住着。到了那時再說。柳姓心急如火。忐忑不安。定要去探望一下。或先送個信息。壽佛道。不要心慌。到了那時。我與你同去。是了。柳姓聽了這話。才始放心。安安逸逸的。在山上住着。那天正從山頂上採藥回來。壽佛道。今天不要再往別處。隨我同往江南一

遊。柳姓知道那事發了。卽不復再去採藥。休息了一會。調神息氣。但不知何時出發。及至壽佛說道。咱們興罷。二人卽凌空一躍。好似一雙小鳥。飛入空中。直向南方前進。論到路程。天南地北。何止萬里。可是他們師徒二人。功候深邃。如若近在咫尺。沒多少時辰。卽便到了吳淞海口。那時正在雙刀王哈哈大笑。陳德鄰與桂芳。悽慘悲啼。柳姓與壽佛。盤旋空際。俯首下矚。柳姓看出一個彷彿是陳德鄰。乘這當兒。師徒二人。雙劍齊下。就結果了二惡奴性命。救了德鄰與桂芳。陳德鄰與桂芳。二個驚駭之餘。却莫名其妙。天雷殛打。亦不是這個樣子。汪洋大水之中。萬萬想不到有人來救。陣陣疑雲。如五里大霧。忽的飛將軍從天而降。德鄰一看。認得一個是柳俠士。另外那一個老僧。却不識是誰。至於如

何這般相巧。更是料想不到。壽佛垂眉慈面。柳俠怒目挺胸。手中執了一把寶劍。怒斥道。快把船行靠邊岸去。那幾個惡奴。見二人突如其來。從天下降。當是天上神仙。那敢怠慢。卽向吳淞口岸搖去。柳姓把腳一踢。說道便宜了你吧。已把雙刀王踢入了水中。雙刀王本來水性很好。只因爲事出意料。又被人頭咬昏了。跌入了水中。水性半點都沒有了。在巨浪中。冒了幾冒。忽的不見了。這必然是沉了下去。直到了第二天。才浮了起來。順水而浮。混身膀漲。很像一只肥肥的猪仔。眼鼻耳目。被大魚咬去。已不像個人頭了。受了潮水波浪的打擊。浮到了寶山東門之外。有條很堅固的石塘。是清初寶山縣吳成濟。克苦經營。監督造成。塘外有木椿二排。雙刀王的屍體。絆住在外木排椿上。經近邊居民見

了。報知地方保正。報縣相驗。因無家屬認領屍首。由地保叫了二個鄉人。用一具薄薄的棺材。長而狹小。很大的浮屍。裝不下去。經鄉人等勉強納入棺中。那具薄材低得很。鄉人用槓捧。各執一端。用足氣力。硬壓下去。加上了蓋。把釘釘了。放到化人灘上。卽所謂義塚地的。後來又被野犬爬開。喫手喫足。血肉狼籍。此是後話。却說柳生踢了雙刀王入水。卽來解去陳德鄰桂芳二人繩索。要脫去足所套的磁壘。却是脫不掉。柳生卽用寶劍的柄。把磁壘打碎。並向二人安慰了一番。那時德鄰桂芳。足覺麻麻的。站不起身來。想要向柳生壽佛跪拜。叩謝救命大恩。却那裏能動一動。只是口中道謝道。再生之德。雖沒齒不忘。但不知長老是俠士何人。累他兩鬢雪白的老人。辛苦相救。柳生道。這是我家師傅。



壽佛。雖然白髮老人。本領無人能敵。預料測算。如同仙人。此次於這裏相救你們。也是師傅預知算就。特來援救的。陳德鄰更覺感入骨髓。不住的用頭。在船板上撞得很响。稱謝不已。壽佛道。這也沒什麼意思。惟你家此姪兒桂芳。非平庸之輩。將來的本領。比了花衣郎還要高。他與老僧有緣。故特來領他到山中學習。等他習好了本領。再回到家中。還須替各地掌管冤獄苦事。濟世度人。安良除惡。一番事業。烈烈轟轟的。很多很多哩。所以救他。卽如救了天下衆生。說罷胸前摸出一個小葫蘆。揭開了蓋。倒出幾粒緋紅色的丸藥。納入德鄰桂芳二人口中。桂芳但覺一陣異香。足裏頓時發輕。便能起立。那陳德鄰也站了起來。吃過一番大苦。並不覺得苦楚。精神反比居家之時。來得舒服。德鄰叩問這

是什麼仙丹。壽佛說是叫靈妙發展丹。無論什麼傷害。吃了都能消滅。即是死去之人。在一刻時辰之內。得了此丹。便也醒活。不論大小刀傷。槍洞。皆能立刻完好如初。德鄰心下感激之餘。更加欽佩。說罷已經船近邊岸。柳生問師傅。這幾個惡奴。如何處置他們。壽佛道。惡首已經除掉。這幾名羽黨。悉爲庸俗之流。能善能惡。就赦免了他們。囑他們以後行事。改邪歸正是了。於是由柳生正色訓誡一番。惡奴等跪下拜謝。壽佛令陳鄰與桂芳。先行登岸。然後師徒二人。一躍上岸。遙望屋宇。唧接高下不一。知道卽爲吳淞鎮的街市了。但見遠處有二人。急急忙忙。沿岸行走而來。像有什麼要事一般。只是面目分別不出。不刻工夫。漸走漸近。柳生看出一個是黃勝。一個是師兄花衣郎。正要呼喊。那二人揚

手先喊道。來者不是柳兄弟麼。聲音是花衣郎口吻。桂芳此時欣然雀躍。歡呼師傅。黃勝聽見桂芳呼聲。心裏頃刻開了一朵歡喜花。胸間頓時移去了石塊。這時雙方加快行走。卽時行近。歡然相見。花衣郎與黃勝卽向壽佛請安。非常恭敬。壽佛滿面春風。很是和靄。相見之下。待到鎮上。找尋了客寓。然後傾談。亦等不得了。此時天亮得沒久。太陽光還不甚劇烈。卽就旁邊草地上坐了。那時因爲隔夕未睡。上岸時天方明亮。卽是黃勝與花衣郎。亦憂急少眠。故此時坐談休息。不約而同。諸人皆很贊成。黃勝先問桂芳細細的從首至尾。告知黃勝。又由柳生把別後到華山。及前來搭救的情形。向花衣郎說了。大家歡天喜地。嘴裏不住的說。巧極巧極。坐了很久。太陽光曬在面上。熱炙得如火燒一樣。黃

勝抬起頭來看看。太陽已移在頂上。將近午牌時分。乃向衆人言道。我們快到鎮上。落了客寓。吃點東西。就在鎮上遊玩一番。明天再定行止。於是花衣郎等。皆立了起來。一路說笑。來到鎮上。揀了一家客寓。開了個大而清潔的房間。卽命茶役叫菜喊飯。大家飽餐了午飯。在鎮上遊玩了一番。夜間在寓中閑說。壽佛說桂芳將來大有可爲。願收爲徒。帶往山中教練幾年。問陳德鄰捨得否。德鄰沒有兒子。故這姪兒寵愛非凡。不忍使他遠離。今因感佩壽佛等之大恩。又想到若無他們來救。連性命都沒了。何況離別呢。當卽作揖稱謝。黃勝亦以出門原爲尋師訪友。當年在家的。懇求壽佛收爲徒弟。壽佛答以時期未至。日後有緣。故把舊事重提。懇求壽佛亦收他爲徒。壽佛嘉其誠懇義勇。並無富家習氣。

故也答應過了一夜。次日卽分路進行。壽佛囑花衣郎同柳姓。仍到各處遊俠。壽佛同黃勝護送陳德鄰及桂芳回家。俾使他們骨肉團叙。然後再跟壽佛到陝西華山習藝不提。却說花衣郎與柳姓別了師傅壽佛等。離開吳淞。想到福建廣東一行。後來却又改變方針。說是江浙二省地界。最爲繁華富庶。但是居心險惡。奸詐多端的人。亦較他處爲多。所以決定先遍遊了江浙。後往閩粵。且二人同行。亦很不必。乃商定分道揚鑣。各走一路。乃寫了四省地名。把字摺疊於內。散擲台上。各拾二紙。柳姓拾得浙江福建。花衣郎不消說得是蘇粵二處了。已定地界。遂卽分別。柳姓卽先往杭州。然後遍行浙省。再入福建。花衣郎先蘇後粵。故不遠行。卽由吳淞向西進發。一路上兢兢攔攔。管過了不少閑事。爲

屈者代鳴不平。仰強扶弱。不下數十次。但皆不堪注意之事。一路來到崑山。那天花衣郎剛想安睡。忽地隨身的那枝血花劍。作怪起來。躍動不已。花衣郎心知有異。立刻坐起來。自語道。從來未有什麼朕兆。現在忽地如此躍動。必有什麼事故。乃即挾劍而出。原來那劍爲何躍動。却有一件冤獄。危急萬分。所以躍動起來。以示朕兆。原來當地有件天大冤獄。屈抑莫白。先來表明一下。那崑山地方有一家姓郭的人家。祖傳一樣寶物。像梅子大小的一顆珍珠。叫什麼混元珠。把他放在室內。可以冬暖夏涼。婦女有孕。佩掛身上。只消滿七七四十九日。將來生產起來。必生男孩。同雄黃效力一般。又有身受重傷之人。只消佩掛一晝夜。滿足十二個時辰。傷勢立退。是郭家祖傳下來的。傳至郭章甫的父親。

手裏。他父親因見大兒子文甫放浪。恐怕保守不住。所以臨終之時。很鄭重的傳給了次子章甫。章甫的阿哥。在父死後。不多幾年。差不多把遺產敗盡。於是想起了傳家之寶的混元珠。必可變賣重價。又爲父親之物。應當兄弟均分。故屢與其弟爭吵。章甫那裏肯拿出來。由親戚幾次調和勸解。由章甫給洋乙千元。資助其兄。雙方和解。可是文甫嗜賭如命。又是運氣不好。不消幾時。把那銀洋輸得個干淨。於是又想與弟爭吵。可是前次經親戚們勸過。而且弟婦張氏。又很厲害。深恐亦屬徒然無益。乃與該處惡訟汪克家商議。並許以厚謝。汪道。這也便當得很。只消弄些毒藥。假意慫恿。將他們藥死了一個。即可勝利。文甫道。藥死了人。豈非一場大禍麼。汪克家道。你真愚極了。我有一種毒藥。吃下之

後立即發作。一發作即斃命。若然藥了張氏。你兄弟人很忠厚。容易設法。若是藥死了章甫。那是更好了。即可說他謀殺親夫。凡屬家中遭了變故。那有心思保守這珠寶。豈非垂手可得麼。莫說那顆珠寶。連家產都有了希望哩。章甫喜得手舞足蹈。即在克家處取了毒藥。回到家中。假意與弟章甫和睦。並悔以前的孟浪。章甫真以爲其兄悔了。也不疑心有別的。這樣過了幾天。那日正值端陽節。章甫家備了許多酒菜。作賞端陽之舉。文甫是自家人。當然也在其內。文甫即於衆人忙碌之際。私下在一只黃魚裏。暗下了毒藥。家中男女僕役。另是一席。自己人也是一席。文甫老婆。推說腹痛不吃。郭張氏因忙於別事。也不坐在席上。只是章甫文甫弟兄二人。及章甫之八歲幼女。同桌而食。文甫忽有



友至招待在書房中談話。那個女孩子專愛吃雞。黃魚中未動一筷。章甫很愛吃魚。又是應時。先吃黃魚。飯尙未吃完。卽大呼腹痛。蹲身倒地。一陣亂滾。郭張氏急忙奔過來時。章甫二眼一翻。就斷了氣。郭張氏呼天搶地。痛不欲生。只當丈夫患了急病。號哭得喉破聲嘶。卽叫家人郭盛進來。商量辦理大事。到成殮之日。花衾靴帽。色色俱全。衆安工正在動手。裏邊捲起孝幃。哭得搖山震岳。十分悽慘。衆吊客見了。無不下淚。連那靈台上二枝白燭。都黯淡欲滅。一派的悽慘景象。令人不忍逼視。忽然外面走進幾人。頭戴紅纓帽。向郭張氏看了看。問道。你是郭張氏麼。張氏停了哭聲。答道。是的。那人鉄鍊一抖。說道。縣老爺要你人。差役突如其來。事情怎樣。請看下回。

## 第十五回

嚴刑問案縣令淫威 屈打成招義僕入獄

却說郭張氏正在慘啼悲哭。忽從外面進來了幾個差役。將鉄鍊把郭張氏套住。說是縣老爺要你人。郭張氏驚道。我不會犯什麼法。縣裏如何要捕我。那幾人道。我們奉公差遣。只知道照牌行事。你要知道詳細。親自問老爺去。幾個人中。一個是本地地保。二個是縣裏的差人。向下一個人走出來。向地保道。保正哥。且請這二位差哥。賬房裏坐坐。喝一杯茶。講幾句話。到底是什麼事情。保正卽向差人道。大哥外邊坐坐。這位是管家老哥。差人噤咕道。立提的公事。上頭緊不過。難以用情。郭盛把地保差人請到了賬房下。泡茶敬客。卽取出四兩銀子。笑道。不要見

笑。是敝女主人一點薄禮。不知女主人犯了什麼。縣中如此緊急。差人受了銀子。立換了神氣。言道。厲利得很。是貴女主人郭張氏謀死親夫。老爺准了狀子。立提候審。郭盛驚道。有這種事。那個告發的呢。差人道。是府上郭文甫。郭盛大驚失色。方要轉身。告知女主人。地保說。老哥慢走。我亦奉縣裏諭話。郭章甫的屍體。請你看守着。暫時不要入殮。聽候派件檢驗。免得開棺具結等麻煩。現在交待了你。請你負這個責任。若有移屍換體。以及別的事情。都是你的干係。郭盛只好答應了。急忙告知張氏。張氏夢裏也想不到。有此不白之冤。頓時發呆。衆親友皆驚疑不已。胆小的恐怕枝連帶累。悄然回家而去。有的却到縣衙裏去聽審。郭盛因憐女主人女流弱質。向差人說情。免帶刑具。並坐轎到衙。差人

愛的是銀子。凡事悉肯通融。郭張氏滿身重孝。坐了小轎。由地保差人押了。向崑山縣衙門而去。將到縣衙門口。卽令張氏出轎。依例帶了刑具。牽入衙門候審。差人先進去。繳納了牌。稟稱郭張氏已經提到。那時崑山知縣龔顯爵。是乙榜出身。大挑知縣。性子非常嚴酷。借刑行威。辦理到命案盜案。常用非刑逼供。酷烈無比。又喜喝酒。天天痛飲得醉了。才排齊刑具。審問案子。一種殘酷凶暴之象。有非言語所能形容。故人皆起他譁號。叫做活閻羅。看了這三個字。卽可知他的厲害了。差人入內回話之時。龔知縣方吃罷了酒。卽分付在花廳上排齊刑具。卽時審問。差人卽傳諭出去。龔知縣穿了公服。翎頂袍套。補掛朝珠。輝耀威武。慢步踱出。三班六吏。早已齊集兩邊侍候。喊過堂威。龔知縣卽整衣入

座先傳原告。郭文甫卽上堂供道。是死者之兄。此次慶償端陽。弟婦備了盛饌。也來邀小人同宴。內人因病未食。小人以有友人前來。在書房中與友人談天。外邊諸僕一席。內室席上。只有章甫與張氏及姪女同桌。頃刻之間。章甫忽呼腹痛。倒地亂滾。就此殞命。並未請醫診治。種種情況。明明張氏毒死親夫。懇求公祖先將淫婦嚴刑究問。審出奸夫。明正典刑。爲死者伸冤。實爲德便。言罷叩首不已。知縣問道。郭章甫平日可有什麼暗疾麼。文甫答說。沒有疾病。而且很是強壯。龔知縣問道。那麼奸夫是誰呢。文甫說。小人在外之日爲多。不甚詳悉。又未親知。灼見未敢妄言。只是外面殊少聞得。猜想或是隣近及家人。求公祖審問。張氏自會水落石出。又道。謀殺親夫。必有奸夫。但張氏很刁惡利口。非用

嚴刑斷難招供。龔知縣喝道。用刑與否。本縣自有權衡。該原告何得妄請退下去。又令帶郭張氏。卽由差人帶了混身重孝的婦人。向上跪下。龔知縣見張氏混身重孝。很是不快。問道。你是郭張氏麼。張氏應道。是的。龔知縣又問。你爲何穿了孝服。叩見本縣。張氏答道。死了丈夫。如何不穿孝。小婦人好好在家裏。老爺不派人來傳提。斷不會進衙門來。龔知縣被駁。勃然大怒。斥道。好個利口的淫婦。張氏卽道。老爺是一縣之父母。無憑無據。如何就誣罵人家淫婦起來。龔知縣問道。我問你。你丈夫如何死的。張氏答急病。腹痛身亡的。又問請過那個醫生。服過的藥方呢。張氏答事起倉卒。不及延醫診治。龔知縣道。你家夫兄。告你毒斃親夫。因奸謀命。倘若當真病死。如何控告你。你到底與何人通奸。怎

樣謀斃。是你的主意。還是奸夫起意。從實供出來。不要一句謊語。本縣還能設法。替你超生。你若推委妄供。本縣執法如山。不爲你分毫寬恕。快講快講。張氏道。小婦人素來貞潔。夫婦感情素來和好。如何會謀斃呢。文甫以前曾想奪傳家寶。未曾與他。只給了銀子。或者因此仇怨。幸災樂禍。乘此機會。含血噴人。龔知縣又道。那麼你丈夫是毒斃的呢。還是急病身亡的呢。張氏答確是急病身亡。龔知縣卽命張氏當堂具結。又收入監內。一面傳令仵作。立刻打道郭家驗屍。仵作傳到了。乃命差役帶郭文甫郭張氏。原被告同到屍場。瞧看。開鑼喝道。來到郭家。地保已在那裏伺候。瞧熱鬧的人。已擁擠滿屋。人頭擠擠。攢動起伏。如浪如潮。衆差役驅散了閑人。龔顯爵升坐了公座。吊出郭章甫屍體。地方上

妥工。照例當差。充任下手。忤作依法檢驗。張氏瞧見丈夫屍體。被忤作翻來覆去。慘痛傷心。不禁搶地呼天。大哭起來。一時忤作子喝。報道。驗得死者。確是中毒身亡。當卽填寫了屍格。龔知縣叫原被兩告。當場看過。遂命家屬棺殮。打道回衙。提上張氏。拍案道。你具結說是病死。現在驗出來。是中毒身亡的。你也當場看清。我問你還有何話可說。張氏啼哭道。丈夫雖然中毒。小婦人實不知情。龔知縣怒喝道。抄手問話。諒你不會招的。乃喝令用刑。左右一聲答應。立刻取上拶子。四個役人。服事一個。把張氏套上了拶子。還沒有收。已經十指連心。痛得幾乎昏絕過去。龔顯爵問他招不招。張氏道。實在冤枉。叫小婦人招出什麼來呢。龔知縣道。真的不招麼。不招替我收緊。一聲分咐役人。把拶子只一收。只



聽得怪叫一聲。早就暈了過去。役人稟稱。該犯婦已經暈去。龔知縣卽命用粗紙薰燒。冷水噴灑。又叫三個人。攙扶了徐徐而走。好一會工夫。才甦醒過來。龔知縣又問道。郭張氏。你到底如何謀死親夫。張氏此時已把生死置之度外。咬緊牙關。一字不承。龔知縣道。好個熬刑的婆娘。叫取雙龍來。原來這雙龍刑具。厲害得了不得。再你胆大包天的人。見了也要魂飛天外。當下役人一聲答應。取上一條白木長凳來。又取上麻繩二條。酒壺二把。龔知縣又問。郭張氏。你招也不招。張氏道。實在冤枉。叫小婦人招出什麼來。當卽喝令用刑。就見走上四個役人。把郭張氏高高舉起。揪下了髮髻。向白木長凳上。仰面平放下去。二個按手。二個按足。立把麻繩反剪了。緊緊縛在凳脚上。那郭張氏的腦袋。就在長

凳那一端直墮下去。一個役人揪住他頭髮。成一個欲墮不墮的樣子。龔知縣又問郭張氏。你不招麼。張氏此時。呼吸很不舒服。咬緊了牙關。索性一聲兒不言。龔知縣喝一聲澆水。卽見二個役人。一人執一把酒壺。將壺中之水。對准了張氏鼻子管。雙注齊下。向鼻孔中直澆下去。不到半刻時光。就見郭張氏額上的汗珠兒。有黃豆般大小。口中親爺親娘亂叫。一會子極尿極屎。都撒了出來。口中喊道。我也不顧得許多了。只好招認吧。龔知縣卽分咐鬆綁。命刑房書吏錄寫口供。役人把郭張氏放下。龔知縣卽逼他快講出來。張氏此時。只得隨口亂話。供認用毒藥把丈夫謀死。問什麼毒藥。供稱是市上買來的毒鼠毒藥。問他奸夫是誰。郭張氏哭道。我實沒有奸夫。未曾下毒。老爺用極刑逼我。不得不

供叫我供誰來呢。龔知縣怒道。萬惡的淫婦。還想翻供麼。喝令再用火鍊侍候。郭張氏至此。心想鳥在籠中。由他排佈。徒然都吃許多苦。弄得死不死活不活。不如亂供了一個。早些處死。到也爽快。那時的腦筋也。已混亂。一時就認攀了家中僕人郭盛。龔知縣當即立刻出籤。拿到衙門。嚴刑熬審。郭盛受刑不過。也只得招認。於是郭張氏與郭盛。問成死罪。釘錄收禁。在監獄之中。延頸待戮。只把個文甫及惡訟汪克家。快活得什麼似的。知道縣老爺喜歡喝酒。即送了一百斤的大花彫紹酒。二大壇。又做了一個德政匾。身上衣冠楚楚的。僱了一班吹打手。送到衙門裏去。匾上題的。明察秋毫四字。一番歡喜與熱鬧。這也不必說了。正在此無法無天的世界裏。竟然激起了一位俠義英雄來。你道此人是

誰原來就是這郭張氏的胞弟。名叫張人傑。調查得姊夫章甫。爲人謀斃。自己姊姊含有天大冤枉。於是托人寫就稟詞。向蘇州府及撫藩臬三憲衙門控告。清朝專制時代的司法。是負責任的。如果平反了這件冤獄。知縣功名。定然不保。並且這崑山縣的縣官。和上司感情很好。自然官官相護。批斥不准。張人傑於是垂頭傷氣。沒可奈何。惟有天天咨嗟扼腕。嘆息不已耳。眼巴巴。斬期日近。左思右想。實在無法可想。一天夜盡更深。家家盡入睡鄉。張人傑一個兒。點起香燭。向天叩頭。祝禱道。姊夫忠厚。胞姊亦貞潔安分。從未造孽。怎麼遭此絕大變故。既受奇冤。又蒙不潔。覆巢無完卵。家破又人亡。難道空中沒有神明的麼。祝禱未畢。只聽空中大聲言道。我神來也。唰唰。飛下一個人來。張人傑到喫了。

第十五回 屈打成招義僕入獄

一一一

一驚。定眼瞧看。見是一個男子。氣概英豪。橫刀直立。張人傑嚇得混身發抖起來。話都講不出了。須知來者何人。請看下回。

第十六回

花衣郎中途理冤獄 活閻羅深夜失頭顱

却說張人傑方在焚香祝禱。忽地半天裏飛下人來。嚇得張人傑混身發抖。半句話也講不出來。停了一會。才跪着言道。來者莫非天上神仙麼。那人答道。我權作神仙。亦無不可。你只把如何冤枉之事。告訴了我。我自會替你設法。原來此來者真是神仙麼。就是第十四回中的花衣郎。那天到了崑山地界。落了客店。方想安睡。忽地裏那把血花劍。作怪起來。躍動個不已。花衣郎心知有異。立刻坐了起來。自語道。必有什麼朕兆。乃即挾劍而出。在這崑山城裏。飛行察看。却不見什麼。方欲回寓。經過一家屋面。只見庭心之中。燭光明亮。花衣郎即住了步。立在屋面。

上靜聽。忽聽見下面有人喃喃細語。祝禱上蒼。言語隱隱約約。但聞什麼冤枉不冤枉。故卽一躍而下。張人傑正在祝禱之時。萬不料有人飛下。所以驚爲天上神仙。跪下叩拜不已。花衣郎道。我就做天上神仙。你有什么麼冤枉之事。快快講給我聽。我可替你設法。張人傑聽說可設法二字。心中大喜。卽把郭家兄弟。如何謀奪混元珠。姊夫如何暴卒。其胞兄文甫。如何誣控。其姊郭張氏如何冤枉。龔知縣如何嚴刑逼供。以及自己上控伸冤不准。從頭至尾。說了一遍。這一番話。把花衣郎氣得怪叫起來。問道。郭文甫汪克家現在那裏。張人傑道。現在他們都在家中。快樂度日。而且郭章甫的家產。都是變了郭文甫的了。花衣郎聞了不响。停了好一會子。才說道。你願否援救你的姊姊。張人傑道。豈有不願。

援救之理。無奈力不從心。叫我如何援救呢。花衣郎道。你既然願意援救。祇消僱一只船。悄悄泊在青陽港。向常熟地界馳去。再聽我的後命。張人傑滿口允諾。花衣郎說一聲我神去也。早已不知去向。張人傑十分驚駭。次日僱了一只船。傍晚時光。停泊在青陽港口。悄悄等候。暗忖。姊姊和那家人郭盛都在獄中。如何會出來呢。因救姊心切。又是神仙吩咐。不敢違忤。左等右等。直等到月色西斜。不見動靜。只道沒有指望了。忽覺船身震盪。張人傑正欲推篷出看。頭艙啓處。跳進一個人來。正是他姊姊郭張氏。張人傑喜得如獲異寶。忙問你什麼出來的。張氏道。我在監中。已經熟睡。忽覺有人推我。張眼時。却見一個陌生男子。正欲詢問。那男子輕聲道。不要响。我是來救你的。我看腳上。銹鐐不知何時。



脫去的。手上的手靠也。已沒有了。我乃放心。知道他不是虛話。就點點頭。他叫我合上眼。把我一背。就背出了獄。說等一等。再去救一個人。不一刻。又救出了郭盛。叫他等在那裏。他背了我飛也似的。已到了此地。他說跳下船。揭開艙入內。自有熟人接你。不意與弟弟相會。正是天大造化。至於那人爲何來救我。我不曾明白。正在說話。船身忽然又震盪了。船艙啓處。郭盛也進來了。花衣郎跟着進船艙裏來。張人傑與張氏見了都道神仙來了。花衣郎道。你們聽了。我也不是什麼神仙。我是路見不平。拔刀相助。現在你們脫了虎口。快快開船。總須離開此地。崑山地界。方得無事。我還要到岸上去幹事哩。張氏等衆人。一齊跪下。叩頭道。恩人請留姓名。我們雖不能報。也好紀念紀念。花衣郎道。這也不必。

好在日後你們自會知道的。說罷縱身登岸。早失了所在。張人傑卽叫舟人解纜。一葉扁舟。開向常熟縣地界去了。且按慢說。却說崑山縣監獄裏。那個牢頭禁卒。王阿大。潘阿三。絕早起身。逐間查看人犯。查了外監。又查內監。查到了死牢裏。王阿大。摔了什麼。撲的一交。潘老三喊道。你沒有睡醒麼。怎麼跌了。王阿大爬起來。向地下一看。只叫得連聲的苦也。潘老三又道。老大。你見了鬼麼。什麼苦也苦也。王阿大道。你還想活命麼。老三吃了一驚。忙問什麼。阿大道。走失了犯人了。老三道。真的麼。老大指着地上道。你看腳鍊都斷了。擲在這裏。摔了我一交。如何不真。老三瞠目道。了不得了。不得。卽一同進去。查個明白。到底逃了那幾個犯人。入內一看。並無缺少。只少了個郭盛。是謀殺親夫重案中要犯。

了不得。快進女監中去看看。那女犯郭張氏走不走。二人走入女監。呆了對面看着。只是叫苦。原來女監中別個不少。只去了個要犯郭張氏。二人嚇得面如土色。只說該死該死。王老大道。逃了罷。潘老三道。逃了不好。若是逃不脫時。反罪上加罪。不如去稟報一聲。至多挨幾百屁股。革除職務罷了。再不見得殺頭。於是二個牢卒。走進宅門來稟報。不意才到門口。裏面鬧成一片。一個個都說了不得。禍事禍事。二人心更驚奇。疑是走失犯人之事。官已知道了麼。王老大問老爺可曾起身麼。跟班回道。你還問老爺呢。老爺的腦袋丟了。王老大驚問怎麼一件事。跟班答道。老爺昨夜好好睡下的。今天太太醒來。覺得床上濕了一大片。坐起身一看。殷紅深赤的都是血。老爺頸項上。短少了一個腦袋。就大

喊不好了。丫頭們奔前來見了這個樣子。都慌了手脚。就喊我們進去。到上房一看。見老爺直挺挺躺着。失去了頭顱。流了一床的鮮血。現在正欲找師爺商議辦法呢。王老大即說道。牢獄中走失了二個人犯。要稟報老爺。現在同去見師爺罷。於是同了跟班。直到師爺房內。師爺唐蔭祖是紹興人。尙未起身。那跟班先叫了聲師爺。那唐師爺道。東翁請我麼。跟班道。不好了。師爺問什麼事。大驚小怪。跟班道。老爺沒了頭。師爺道。老爺罵丫頭。驚怪些什麼。跟班道。丟了腦袋。師爺道。怎講。跟班道。沒有了頭顱。血流滿床。師爺從床上直跳起來。說道。東家死了麼。此時二個禁卒。搶步上前。報說監中走脫了二個要犯。唐師爺道。東家死了。我飯碗打碎。還管這閒事。跟班道。回師爺的話。老爺雖死。咱們還沒交

卸怕師爺也脫不了干係呢。唐蔭祖聽了。卽命跟班去叫值班來。把二個禁卒看管起來。交與後任。辦輕辦重都不關。二禁卒下跪哀求。唐師爺不睬。那時值日役人進來了。把二禁卒帶了出去不提。唐師爺卽同跟班的來到上房查看。龔顯爵的腦袋。究竟失在何處。卽請了縣丞來商議去稟府詳司。跟班也來稟道。老爺的腦袋。遍覓不見。只是昨晚上房門窗緊閉。毫無半點隙漏。當下唐蔭祖。就向蘇州來。上府衙稟報。那知蘇州府中也亂成一片。說這天府尊起身。正在穿衣時光。忽的一滴什麼水。滴在額上。摸了一看。見是血水。抬起頭來。不由一嚇。原來一個頭高高吊在樑上。幾乎跌下地去。要喊時。舌頭也木了。喊不出聲音來。只是雙腳亂跳。太太在床上見了。忙問什麼。那知府向上一指。說道。你

看你看。太太一看。大喊一聲。嚇倒在床上。老媽子等。聞太太怪叫。都奔進來。見樑上吊着血淋淋的人頭。頃刻闔署皆知。鬧成一片。都說不得了。恰巧唐蔭祖到府稟報。府尊出見。唐師爺說明緣故。府尊連說奇怪奇怪。崑山縣衙中少了一個腦袋。我們蘇州府中。多了一個腦袋。那不是奇怪麼。唐師爺呻吟半晌。忽然恍然。說道。莫非敵東的腦袋。卽就貴府中的腦袋。可否請出來見見。若然是的那末物歸原主。府尊聽了有理。卽命人快到上房。把樑上腦袋取下來。衆跟班只是不動。說道。老爺明鑒。小的們見了血淋淋的腦袋。嚇得不得了。如何敢取。求老爺恩典。免派了罷。府尊一想。說道。此事頗有關係。該派吳縣前來。帶件相驗。唐師爺又回監中失了要犯。府尊因腦袋之事。已心緒紛紛。別事只好不

問唐師爺只得退出。再來到縣司衙門稟報。說是吳縣知縣正在相驗人頭。唐師爺驚道。崑山地方。敝東失了一個腦袋。如弄出二個來了。這箇定是敝東了。投帖請見。臬台接見之下。問有何貴幹。唐師爺卽說明緣由。臬台道。這裏的腦袋。不是龔大令的。龔大令是熟人。且有鬚髭。現在這腦袋不是的。唐師爺又稟報失犯之事。臬台道。此事奇了。我本要上轅見撫院。老夫子同去吧。乃卽跟了臬台上轅。請見撫院。撫院接見之下。卽道。我告訴老哥一件奇事。昨夜房中。忽然奇响。當是有賊。家人們查看。鬧到天明。沒有什麼。今天起身。忽然枕邊毛茸茸一個人頭。臬台道。又是一個人頭。奇怪奇怪。撫院道。當卽叫巡捕進來。把此髑東西拿出去。巡捕取了一看。喊道。很像崑山縣龔大令。唐師爺道。原來敝

東腦袋却在這裏。撫院道：巡捕還在辮子窩裏，見有一封書信，獻給我。看信上的話，真是嚇人。說道：郭張氏謀夫一案，實在天大冤枉。龔縣令非刑逼供，誣貞爲淫，罪無可道。今飛劍誅之。原告郭文甫及惡訟汪克家，毒計斃弟，誣害張氏滅名門，志在攘珠奪產，亦已誅却。二首領寄存府司二署。縣令首級寄存尊處。做爾官邪。郭張氏及郭盛，我已釋放。你等偷敢追究，必來取爾首級。龔縣令卽是榜樣。下署血花劍花衣郎示。撫院道：可怕，可怕。縣台及唐師爺聽了，也各駭然。於是把府司二署，以及崑山縣衙之事，說了一遍。撫院道：平心而論，龔縣令辦理此案，太糊塗了。現在慘遭非命，也是咎由自取。死的死了，活的豈不要命。花衣郎的血花劍多麼厲害，已能門戶不開。取人首級，當然與他違不得。于



是商議了個辦法。呈報龔縣令急病身亡。免了糾葛。郭章甫之毒死。作爲疑案。另行緝凶。郭文甫汪克家二命。也作懸案。郭章甫之家產。當然由其妻張氏執管。一面把唐師爺荐了下去。代理崑山縣令。當下撫院就命吳縣承辦此案。悉皆秉遵撫院意旨。辦理清楚。郭張氏郭盛等。在常熟得了消息。也卽回至崑山。重振門戶。這件公案。就此結局。花衣郎後來因得着師傅命令。也就回到陝西華山。與師傅壽佛及黃勝陳桂芳二人。隱身不復再出。除非師傅之命。方才再下山來。故亦無甚事跡可陳。因此著書者。一枝飛花之筆。延擱者不寫什麼。果然如是。不要把讀者諸君的肚皮悶破。眼睛望穿嗎。所以特地把來歸束到柳姓身上來。現在寫柳姓。如果要從和花衣郎分別後寫起。在著者覺着也有些

大可不必。在讀者恐怕也要怪著者多事麻煩。所以也只略過一筆。從簡寫來。却說華山僧壽佛。一日正在石洞打坐。一時觸動心機。覺得有些心血來潮的樣子。便握着指頭。運用他心會神靈的元功。不驚訝向花衣郎道。汝二師弟柳姓。刻下陷在福建福州千佛山福甯寺枯牢之中。非汝立刻下山。把他救上山來。有我護着。方保得他的性命。他的根氣不薄。福分又大得駭人。日後也得傳受我一半的衣鉢。享那華山一路香火。但你到那裏。切不可同那斯動手。事情辦完。卽一同回來。不可再多留連。免生枝節。事急矣。你可急速向那地方前去。保管無碍。附耳叮囑。囑畢。只見花衣郎聽的一聲。如餓鷹攢天。已身劍合一。如飛而去。不消片刻工夫。已飛到千佛山福甯寺。藉着血花劍的神功。果然人不

知鬼不覺的在那黑漆漆地的滿牢堆着枯骨臭骸之中。把自己同師學藝的師弟救了出來。因臨走師傅所囑。不敢多留。二人一徑飛回華山。但見天空星斗轉移。月色朦朧。不消片刻工夫。華山落雁峯已至。乃卽收劍落下。二人進見師傅。花衣郎便將救出柳姓情形。報告一過。並云前者師傅賜我這柄血花劍。命我下山。除暴安良。今奉命在洞靜養。我放着也無用處。古人有訓。物歸原主。請師傅收了罷。壽佛便命小童收下。只有柳姓在旁。聽了師兄花衣郎之言。立定要向他拜謝救命之恩。花衣郎便把師父正在打坐。一時心血來潮。知道師弟有難。因命爲兄來救等情相告。柳姓方知尙是師傅的袖內乾坤。因又要向師傅拜謝。壽佛便云這也是你命中註定。我們師徒何必客氣。但你以後可就

